菊池純編輯

國史畧

二編

五

リ5
5085
5

國史略二編巻之五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元和元年

元和元年乙卯。春正月三日。家康發京師。次岡崎。以聽大阪動息。大阪湟塹皆深廣。汲土不給。秀忠乃命正純等毀西城樓櫓以填之。於是鳩功。九日秀忠入京師。盡罷諸侯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大阪有再舉之謀。

小幡勘兵衛佯應治房

○初。徳川氏士。有小幡景憲者。得罪出亡。仕前田氏。玉造之戰。先衆奮闘。大野治房望見奇之。及和議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咨以再舉之計。景憲應答如響。治長亦信之。托以心膂。約期遣歸。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啓之秀忠。秀忠與家

門 リ 5
5085
5

大阪益召募客兵

景憲笑語自如

家康還駿府秀忠還江戸

康議。為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阪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来。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鄉。則恐費力也。汝勗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諜賊也。請驗問之。治房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一奴入。治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来見。於是大阪事情畢露。而秀頼未知之。○二十八日。秀忠發京師。二月十四日。家康還駿府。秀忠還江戸。○織田侍從長益。遁京師。及卒。遺命分其封。予其子長政尚長各萬石。○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家康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事。臣復

直孝坐執政正信之上

攝焉。今以庶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家康嘉嘆。而不許。乃賜彦根十五萬石。別賜安中三萬石於直勝以自養。○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强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常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為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於是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為天下慶之也。○大阪異圖日急。秀頼潛傳檄募兵曰。大阪金城也。去歲之役。彼舉天下兵。攻我。而不能取。是世所共知也。今欲再舉。以圖恢復。有志之士。宜来而輔我之不逮也。於是四方士復稍聚。○三月。秀頼使青木一重。及女監

大阪使青木一重請賑貸于駿府

大藏卮正榮如駿府。且請曰。兵荒後。邑里凋殘。無以祿群下。請賑貸之時。徳川義直將娶淺野氏。家康曰。尾州婚期在近。東國女子不嫺禮節。汝等幸往相之。婚畢則吾自西上。以計賑給之事。乃遣之尾張。○大阪召募遠近。得十五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分軍爲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隷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隷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真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隷之。○於是警報連至江戸。曰。募兵聚大阪者。十四五萬。兵勢什倍前役。家康笑曰。多多益可敗。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

京師相驚曰大阪兵来

○是月。京師相驚曰。大阪兵来。負擔四走。或入闕門。及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爲兵備。勝重曰。置諸。乃便服

勝重便服巡行

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西上諸將亦至。井伊直孝陣東寺。藤堂高虎陣淀。以護京師。訛言竟止。○中井積善曰。板氏豈非古所謂豪傑之士乎哉。凡京尹之職。甚要且劇。天下莫尚焉。且也獨斷專任。無同僚可咨諏。無上司可稟受。當時又未有理官分其勞。況於慶長初年。禍亂靡定。人心危疑之際乎。又況於慶元滔天之變。近在咫尺之地乎。自非板氏絶群之才。孰能當之。世傳。元和中。勝重齒高。上狀乞骸骨。官難其代。優命弗允。乃親往固請。東照公召見慰勞曰。京尹重職。孤未得其人。卿其擧所知。以自代。對曰。臣在上國日久矣。烏能鑒別關中人士。然必以臣所知乎。恐蔑踰賤息重宗。東照公大悦。即命周防守重宗代之。果稱職。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鬼神。大板尚寛簡。小板務精敏。蓋皆因時制宜也。爾後居此職者。往往極一時之選。或至於自執政出領之。而輿論必以二板爲稱首。偉矣夫。今日至治。職員列置。事不足半古人。而任歸閥閲。用爲當路之階梯。則選亦寖衰矣。

治房入大和燔法隆寺

○夏四月三日。大野治房率兵入大和。燔法隆寺。侵掠郡山。城將筒井定慶棄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郡山不守。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恥也。疾馳赴之。治房不戰而退。勝成追躡至法隆

兵多則食乏固其當

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

寺事成定慶及弟慶之。恐罪自殺。筒井氏亡。○九日。家康至尾張。召大阪使者曰。吾聞右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將觀兵京畿。以問其罪。因留使者不遣。使常光氏於大阪。諭之曰。弭兵徙大和七年。則吾修大阪如故。還予之淺井氏欲許之。秀頼作色曰。弓馬之事。非婦女子所議也。秀忠以家康至尾張之日。發江戸。少將忠輝。與黒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請而從家康居尾張三日。成義直婚。又三日。發尾張。大阪諸將。聞東師出。會議方略。數日未決。真田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京師。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七隊將士乃説曰。先奪伏水城。大兵拒莬津。斷湖橋。連營滋賀辛崎。以壯軍聲。則東師勢可沮也。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基次皆贊之。秀頼

秀頼不聽命

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

弗聽。七隊長更請曰。城濠隳廢。誠不可比前役。此地三面帶水而南接平野。東軍之來。必自南矣。臣等率精兵。直衝中堅。其勝敗天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于外城舊趾。穿塹二尺。以爲固十八日。家康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頼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索畿内應大阪募者。收其妻子。降者宥之。二十一日。秀忠至伏水。明日來謁二條城。家康欲以二十八日出師。秀忠以兵未全集。請少竢之。家康曰。此役當決於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先往。汝合大衆繼之。秀忠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何。家康曰。吾老矣。不復可遭事。必先衆。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君在伏水。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家康乃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

子言如出我口也

大野道見焚略界浦

略。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誘其遠出。擊之則敗衂之餘。無復守志。家康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鄉。○家康令石川忠總守髙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南海兵。自和泉進。少將忠輝自大和口先進。仙臺及大和。伊勢。美濃諸軍隷之。上杉景勝次男山護京師。二十三日。大野道見略近邑。縱火界浦。奪東軍據資會。東將九鬼守隆。向井忠隆等至。道見急收兵却。二十四日。先鋒藤堂高虎自淀。井伊直孝自伏水。榊原康勝。本多忠朝自竹田皆入河內。敵以支兵守沙堂。高虎夜掩取之。○水野日向守勝成爲大和口先鋒。家康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毋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爲策

毋作一條槍故態

樫井戰

塙團右衛門戰死

直次爲僧改名鐵牛

應期其全勝。愼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淺野長晟以兵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使起其後。長晟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亀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樫井。蔽林塞蹊而陣。長晟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助左衛門射斃直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平。長晟復進。○初直次仕加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爲銃隊將。食祿千石。關原之役。嘉明怒其違軍令。罵曰。如汝終身不可爲將帥者。直次深啣之。遂棄祿亡命。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投妙心寺。爲僧。師大龍和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屨。猶不脫一劍。化飯京中。京

君駕大龍我鐵牛

人莫弗憐而敬焉。嘗與大龍赴一商家齋請。鐵牛後至。和尚怒
責之曰。與師會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
到。且休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投麈尾感歎。○徳川頼宣生
母曰阿萬。其在
駿河。嘗聞塙直次驍勇之士。落托流寓。不能自活。憫之。毎歳頒
其脂粉之資。五百金之半給之。常語人曰。凡將帥所寶重者。不
在名刀。而在於名士。故妾今欲獲名士。以遺于郎君。此妾所以
頒粧資。以養直次也。直次有子。度為僧。曰雲居。徳望高乎一時。
直次死於大阪之役。雲居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任赴奥州。蓋
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過濃州青野原。有草賊七人。来劫
欲奪囊中物。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纒。得御公等窮幸矣。舉
囊弁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而来。欲并衣帯
得之。雲居於是抛錫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吾方外之人。然無
衣何以就途。奪衣不若奪命也。死等耳。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
命取之。端坐合掌不動。賊惻然感悟。相告語曰。吾曹行劫有年
矣。未見舉止整暇如此。是必高徳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
曰。願削髪為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貧道
亦不敢辭。遂相從至松嶋瑞岩寺。後皆修業。各為一菴住僧。○
五月朔。秀頼具旗鼓。親按視南郊。上茶臼山。指揮三軍。所嚮士

治長抑沮諸將

重成贈刀為訣

野戰勝敗以衆寡決

氣頗奮。然治長矜持太甚。以淺井氏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長
益父子。出奔京師。治長益專。治長一夜過櫻門前。有人刺之。不
中。走。治長卒追殺之。旦日。檢戸治房部卒也。城中莫不相猜防
家康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應城中召募
創病歸郷。重成遺書及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
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為家康之有。可知矣
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
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一所聊頼。且因循在此。特願速
戰死。復何言哉。此刀僕所常佩服。經數十戰。未嘗蹉跌者。今以
贈公。幸愛護之。諸將皆以治長之故。怏怏不樂。皆如重成意。○
大阪諸隊長執前議。欲迎東軍于南郊。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

使西強東弱則歸東矣

令諸軍持三日糧

以衆寡決。今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既挫。後軍必退。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軍於曠野。臣所不知也。從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薄田兼相。渡邉尚。繼之。家康秀忠使人誘基次曰。苟啓東兵則封以播磨。基次拜謝曰。今東西決戰。使西強東弱則歸東矣。今東強西弱。去弱就強。臣之所耻也。雖然東旨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速死城亦速陷。所以報也。○五日。家康發京師。令諸軍持三日糧。親命厨人。以白粲五升。紅魚腊一頭。酒漿鹽豉一櫃自從。駕肩輿而行。舍星田。河內秀忠發伏水。舍角南。河內○菊池純曰。古今名將用兵。胸有勝算。一定而弗可易。東照公圍大阪。其勦誅殄滅之期。預知不出三日。故令持三日糧。豐太閤圍小田原。其盤根錯節之深。預知非數十月則不易拔。故運二十萬石粟以峙之。其區畫軍事。分毫不差。自匪胸有成算。一定弗可易

越中果先衆来

既從軍不祥其分

基次夜發失道

者。安能如此哉細川忠興以輕舸抵務古津。遂率數十騎馳至星田。請曰。去歳之役。留備薩摩。今願得充行間。家康嘉奬曰。越中果先衆来。以其兵寡。使列本多正信隊。水野勝成分其部下。為二隊。以堀直寄。松倉重正。為左右隊將。分日迭進。是日重正不告而進。直寄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亀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為不祥也。直寄曰。吾既從軍。不祥固其分也。且守屋以敗而死。安知不我以勝而生。祥之與不祥。我且嘗試之。遂麾衆而馳。直至國分嶺。重正後至。歎曰。丹州偉略。不可及也。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猶陣南都。逗撓不進。蓋為嬖人花井某所誤也○大阪軍議屢變。是日聞東軍大至乃議戰。後藤基次宣言曰。敵已迫。遂勒兵夜發。失道至古市。河內

事如我意

軍士恟懼基次曰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且薄
田兼相渡邊尚聞之皆往焉治長等議曰勢至此不可無應援
乃遣木村重成軍稚江真田幸村明石守重軍道明寺長曾我
部盛親軍矢尾稚江以下皆河内地亦兵各萬餘人計邀撃東軍前鋒〇
水野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来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
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竢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赴
中軍取節度家康曰事如我意〇六日昧爽與秀忠俱發至平
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正不利直
寄進撃其横重正歿之兼相尚来救基次連戰未決陸奥美濃
伊勢諸軍夾撃基次基次盡亡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訣
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伊達氏銃手荻又市射基次

後藤基次走小倉

黒田長政爲人豪強

殪之從者扶而退還至柏原河内死〇初基次仕黒田長政基次
長子隱岐得罪奔攝津基次屢乞哀不釋基次恨之次子又市
善撃鼓會祇園祠張散樂長政命又市撃鼓又市愧與優人伍
謀之基次基次大恚曰隱岐不得赦今又辱汝如此事可知矣
乃挈家走小倉仕細川氏長政大怒遣使細川忠興逐基次忠
興不肯將用兵家康聞之制止兩家命忠興逐基次忠興不得
已出基次以兵護送臨別謂基次曰吾憾愈深必將有事願策
安出基次對曰微君言臣固將獻愚計今以君之衆與黒田氏
抗君必敗何者君之國小而彼之國大也然擒黒田公亦太易
耳若果與彼戰君宜擇銃手五十人横撃其前隊黒田公爲人
豪強毎戰先衆而進掩而撃之擒之必矣既別忠興歎曰渠本

基次不忘揚故君之美

後藤隱岐捕二賊於庫中

不屑黒田氏而去。而仍不忘揚故君之美也。先是。後藤隱岐奔攝津匿木津。一日從一小奴入市。會有二賊殺人走入酒庫中。閉戶自拒。吏不敢入。隱岐謂吏曰。欲生捕之耶。吏曰殺之。隱岐蹴戶跳入。斬一人。捕一人。出附之吏而去。路遇片桐且元。且元嗟嘆。問其名。不應。使人蹤之。贈米酒。受酒還米。明日。且元自來固問其名。隱岐乃告之。且元予金二百兩。從堺浦及大阪軍起。從父在城中。終死難。家康嘉基次忠節。特宥其子孫。次子又市。後仕細川氏。○岡田僑曰。余嘗按舊記。長政嘗問其臣曰。當今可代我而將者誰也。菅正利對曰。後藤基次。其人也。長政黙然。則知長政之不擇基次久矣。孝高將死。謂長政曰。汝有勝於我者。亦有不如我者。隨堅摧鋭。我不如汝。任用才能得士卒歡心。汝不如我。嗚呼。基次所以見遇於孝高。不見遇於長政者。其以此歟。要之基次任俠抗直人也。其倨傲不羈。不守禮節。或有之。臨危苟免。靦顏慕祿。則斷無之也。方黒田細川二氏生隙時。若使黒田氏弱而細川氏強。基次必不去此就彼。亦猶大阪之役。矢不負西之弱。而應東之強。隱岐嘗受豐臣氏恩。及事起。與父俱殉難。可謂不愧為基次之子矣。

薄田兼相戰沒

○薄田兼相恥前役之敗。力戰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鏦而斃之。本多松平。丹羽氏縱左右翼大破。治長兵獲井上利定。大谷吉胤。

譽田林戰

幸村聞急馳至。尚使人迎而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横邀陸奧軍。奧多善馬。長騎戰。壯士八百。馬上發銃。棄炮馳突。所向無不摧破。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擁林布陣。令其兵曰。皆脱冑委槍坐。以竢我指麾。陸奧軍稍近。幸村令曰。冑。又相去數十步。又令曰。執槍。又復令曰。銃發勿動。唯吾旄是視。

幸村大破陸奧軍

片倉景綱發銃而馳突。銃炮方消。槍入馬腹。幸村大呼曰。皆起。奧軍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殿。而退。景綱追躡。以中軍不繼。乃止。水野勝成馳使促伊達政宗曰。公自進中

矢尾堤戰

軍以備幸村橫擊則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
政宗以兵疲丸盡辭勝成怒強之使者三反政宗親往固辭政
宗以少將忠輝爲女婿懼其逗撓獲罪遣使者促之忠輝逡巡
戰罷始達國分一柳直盛亦在越後部下請追躡償功皆弗聽
○河內口先鋒藤堂高虎自千塚(河內南)赴道明寺其二族將高
刑(藤堂仁右衛門)良勝(藤堂新七郎)先進渡邉了自爲斥候還報曰此地沮
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盛親上矢尾堤望
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令曰不竢吾令敢起者斬高刑等以爲
走也亂次上堤則盛親大呼起兵鋒甚銳擊走之重成游兵亦
來援遂斬高刑良勝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使促
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井伊直孝與木村重成戰于

若江堤戰
菴原助右衛門
勿亟用槍
冑纓無餘頭髮有香

若江堤前軍挫衄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井伊氏將長坂
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
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冐進不利敵爭壁之菴原
乃麾而進○(菊池純曰。長坂與菴原。皆老乎兵。熟乎戰者。故雖其片言隻辭。皆其平素所閱歷。固與後世兵家者流。
以舌擊敵者。自有天淵之別。)○山口重政失封家居欲以功自償乃與其子
重信弘隆變服間行私隷井伊氏軍於是重政與次子弘隆奮
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殪二人進與重成鬭而死重成兵死傷
略盡乃據隴而息直孝麾下繼進菴原某刺殪重成安藤某取
其首(重成年二十三)獻之家康家康撿之冑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家康
嘆惜曰。是須決死也。直孝乘勝逐北斬首虜數百重政因得復
舊封井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橫追之渡邉了縱

盛次不名而死

三處道明寺若江矢尾也

騎兵之盛親敗走斬獲不算進抵平野川橋上有錦袍將按轡橫槊藤堂氏士礒行尚進問姓名不答舉槍接戰不決捨兵相搏幾見獲會其屬来佐乃馘之褫衣甲以檢不可知而止後以其佩刀驗之知其爲增田盛次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侯從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在謫所不名而死盛親敗還盛親之出也步騎五千及還僅餘數騎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渡邊了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曰合兵尾擊道明寺敵可殲也高虎罵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嘵嘵乃爾歸師勿遏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了迎而言曰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鏖之則大阪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

我有怯夫多喪我良

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

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卻

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既而歸師果至了邀擊走之以日已暮高虎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爲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指揮甚可觀斯人亦死否高虎嘿然了免冑進曰所謂席幟即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也由是臣主益不相善及事平了致仕隱近江坂本削髮號誰菴○榊原康勝與松平康重小笠原秀政等至菅江河內與敵將木村宗明遇宗明死戰康勝患瘍膿流至鐙氣不爲撓奮戰破之與小笠原秀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扼之曰敵諳地理恐有伏乃止秀政亦恨爲監軍所誤出雲守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明日吾有尺

前無寸郤。忠朝曰。予言先獲我心。吾亦矢不聞收螺矣。○菊池純曰。大阪之役。爲監軍誤軍機者。前有城昌茂。以致池田氏逗撓。今又有藤田信吉。以沮小笠原氏戰期。遂至令虎臣餒於狗鼠。何其監軍誤人之一至於此乎。其廢放而罷黜之者。固其宜也。斬徇之軍中。亦誰有議之者。○初忠朝在大阪病。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家康曰。乃父爲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肖焉。忠朝慙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少將忠直尚弱。其老本多成重等。相之陣四條畷。河內在井伊氏後。持重不逮事。日已暮。家康次千塚。秀忠次道明寺。忠輝。忠直皆以逗留失旨。本多成重。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家康罵曰。隋夫晏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成重等。皆惴恐還報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城中議戰。僉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

惰夫晏起不逮事

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

可以決雌雄也。幸村曰善。乃啓秀頼曰。明石掃部屯船場。而敵兵未迫也。明日臣請與諸將。軍茶臼山。以誘南面敵。掃部從今宮林。徑出敵背。擧烟爲號。與臣腹背夾擊之。而主公以中軍繼之。或可以僥倖矣。秀頼從之。○七日黎明。家康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爲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片桐。石川。蒔田等。在其右。少將忠直爲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鄉。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秀忠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家康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板倉重昌等衛之。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處分既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天未明。使人出爲斥候。候者東南望。

部署諸將

前田利光爲右先鋒

少將忠直爲左先鋒

見聚落如常所無者皆軍隊

紵衣黃襦說文襦短衣也

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爲曉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真田幸村。與渡邊尚。大谷吉之等。出陣茶臼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天王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執金瓢馬表在其後。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秀忠候騎來白於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旆。家康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大兵乎。及住吉。乃舍輿穿鞾。左右進鎧。斥之曰。誅奴輩何以鎧爲。紵衣黃襦而上馬。其騎與前軍輜重相亂。不可禁。顧命橫田尹松。尹松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闢而行。義直。賴宣在後軍。家康使人傳令曰。速進兵戰。將作也。已而右軍傳呼。將軍至矣。長政。嘉明出謁

正信執蒂衣持扇拂蠅

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

道傍。秀忠甲而不冑。單騎從二十餘卒巡師。見二人立馬揖之。二人進執其銜曰。敵復大出。是自貽死也。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秀忠頷而過。本多正信從焉。冑而不甲。坐笋輿。執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目送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曰。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菊池純曰。昔者劉文叔破尋邑大兵於昆陽。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予今見台德公。重於常而輕於變。亦劉秀之類耳。此不獨德川氏之癖。古今英雄。率皆有此佳癖矣。其唯有此佳癖。而後可以強三軍人意也。○家康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秀賴親出。頗有鬪志。乃命質子大野治德作書贈其父治長。治長時巡軍至茶臼山。幸村謂之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治長諾而返城。則秀賴已在櫻門。擐緋甲。穿錦袍。千槍十旗。左右成列

治德贈書治長　治長危懼　幸村訣其子幸昌　入閻羅廳

鞍于馬。以族幸村之報。將士踴躍。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族右府出舉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頼。而又往。欲與幸村議。東軍左先鋒已来逼。勝永等以銃手相挑。幸村止之。登阜而望曰。中軍何不来也。因召其子幸昌(大助)曰。吾族多在東。治長其疑我乎。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吾無貳心。幸昌時年十六。請止倶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盍殉右府乎。幸昌攬涕而去。東兵益逼。而中軍卒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睽矣。是我死日已。乃使森勝永當忠朝。自麾兵擊越師。越師殊死戰。軍吏報之中軍。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殆立而食之。食畢而冑。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直前。軍鬨而從之。○菊池純曰。越前少將。少壯氣鋭。激於惰夫晏起之言。期以必死。已曰入閻羅廳。又曰。不墮餓鬼道。殺氣勃勃。使人發易水壯士之慨。非此則不足破真田氏堅陣。而奏首功也。非此則不克植幟城上。以爲第一先登也。抑是役雖由兩將軍英略。與諸將帥戰鬭之勞。且勤。以獲無前大捷。然亦越師陷摧之功。有不容掩者也。而賞弗酧功。快快不樂。卒以譎死。豈不可大哀哉。忠直弟忠昌。躬自健鬪。斬二人。本多成重。

幸村戰死

與吉田(修理)荻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幸村馳騁督衆。手自刺擊者數。疲乱憩樹下。西尾久作。進擊殪之。(幸村。年四十六。)餘衆敗績。忠直逐北至安井。斬首三千六百級。○菊池純曰。人皆稱真田幸村。用兵神出鬼沒。喜行奇計。有彷彿楠公者。予以謂不獨用兵一事。其出處事行。亦酷肖楠氏。楠公有正行。能紹父之志。幸村有幸昌。能守其訓戒。其櫻井驛與茶臼山。父子飲泣。攬涕訣別。彼則廑十一。此則甫十六。楠氏之與真田氏。忠臣孝子。悉聚一門。一則與南朝終始。一則與豐臣氏偕亡矣。其二氏相似類之甚哉。夫真田氏而一日存焉。大阪命脈。亦可以延一日也。猶楠氏而不亡。則南朝正統。可以維持一隅也。而令其纔與後藤薄田諸客將。相比肩。弗能大展其力。猶楠公與名和結城輩。同席而不甚顯。其恢復之無成矣。足怪哉。嚮使大阪悉用幸村之策。速入京師。挾補天子。號令諸侯。令七隊將士。先據伏水城。拒菟津。斷湖橋。連營滋賀辛崎。以壯軍聲。則大事或可

御宿勘兵衛後越前守

何地非死所

忠朝戰死

集也。惜哉其所畫策者。相牴牾不行。舉父子之肝腦悉賫諸鋒
鏑。與豊臣氏俱傷。皆亡可勝慨哉。吾嘗數游攝播諸州。徑過所
謂櫻井驛。詠懷楠公訣子古蹟。既而又登茶臼山。探討幸村戰
沒舊趾。悉爲荒烟野草。廢墟斷碣之地。問之父老。莫知其詳者。
過而覽者。未嘗不爲之躊躇而悽愴也。抑楠氏父子。殞命勤王。
暴骨原野者。獲明主碩儒手筆。大書豊碑。留之不朽。廟食百世。
獨至於彷彿楠氏者。絶無一人薦蘋藻弔英靈者。徒爲芻牧場。豈
非以亡國之敗將。吠堯之桀狗邪。後之弔古士。譏其奮筆發揮
幽光於無窮者。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阪。先戰遺書
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快馬。以戰死。忠直壯
之。擇駿予之。於是政友騎至幸村營。則戰已酣矣。曰。何地非死
所。躍馬冒陣而死。本多忠朝。與森勝永戰。忠朝見其軍卻。棄愛
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盍叉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
殪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
其圍進鐵撾。乃左奮撾。右揮刀。又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

澁多見縫殿

安積覺兵衛

面白者敵兵

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尸上扞敵而死。小笠原秀政
擊竹田永應于天王寺東門。走之。躬自力戰。終死之。長子忠修
死於攢槍下。少子忠真被創。欲死。其臣澁多見某安積某扶而
還。○菊池純曰。秀政嘗見忠朝矢曰。明日有尺前無寸卻。忠朝亦曰。吾不聞收螺矣。至此皆履息壤之言。可謂壯士矣。後
忠真累封于小倉十五萬石。忠修子長次封中津豊前八萬石。明
石守重。以驍騎三百。自川場赴約。途遇水野勝成。奮戰而死。○
東軍右先鋒前田利光。與大野治房戰岡山。不克。東軍頗沮。城
兵乘勢而進。藤堂高虎井伊直孝来救。短兵接戰。僵尸相枕。治
房敗走。纔脫入城。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拏。幾不可辨。
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暑遠来。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
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傚之。斬獲無算。會有

石川重之號丈山

重之少時豪放不羈

逆兵犯秀忠麾下。秀忠命左右斬之。家康麾下。亦相驚擾。家康騎而巡軍。軍乃定。○石川重之在家康麾下。潜出戰于王造門。獲甲首而還。及事平。重之獨以其違令也。賞不及焉。重之自號丈山。参河人。父曰信定。其先出於源義家第五子。石川義時。義時後十五世曰信貞。信貞生信治。為徳川氏臣。信治子曰正信。從家康死長湫之役。其子信定生三子。長為重之。重之少時。豪放不羈。父信定奇之。語人曰。之兒後當為天下所著稱。否則為悪漢耳。重之年十六。遭父喪。家康召為麾下士。後列近臣。重之恪勤弗懈。家康愛之。常侍其左右。慶長十二年冬。從在駿府。適府城火。延及後閨。時頼房幼在襁褓。乳母抱之逃。躊躇鷹架側。重之聞悲泣之聲。趨出。自抱頼房。攜乳母。灌衣被之。因得免。家

五車樓梓

重之母遺書

彼得武門冥助

重之棄官隠京師

康聞之大悦。後頼房封于水戸。徳重之。欲召用之。重之夙有退隠之志。固辭弗就。大阪夏役。重之從至京師。病疫。家康憫之。命侍醫治之。未驗。適其母自江戸遺書曰。汝家世蒙國恩。若是役無功。何面目再見母。重之疾方篤。使人讀其書。聽之。流涕無言。五月五日。家康發二條城。重之聞之。力疾輿從焉。家康過東寺。望見怪之。使人就覲之。則重之也。家康驚曰。聞彼病殆死。何以至此也。是夜家康舍星田。召重之。慰勞。謂左右曰。彼得武門冥助矣。因語重之父祖戰功。明日至大阪。初重之之在駿河。與清見寺僧説心友善。及赴大阪。謂説心曰。師若聞是役親兵中有獲首級者。則其一人必吾也。果如其言。軍平。重之棄官。隠京師。以文籍自娯。與林信勝。菅玄同等結交。重之素信禪教。信勝勸

五車樓梓

重之見藤原肅重之見肅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專修洙泗之道所司代板倉重宗重其爲人厚遇之重宗薦之淺野長晟重之以母老應其招如安藝長晟遇之以賓禮居數歲母以病卒服闋乃辭去築堂叡山麓一乘寺村居焉嘗選漢晉至唐宋善詩者三十六人令畫工狩野守信寫其像自錄各人詩一首并以揭楣間號曰詩僊堂蓋倣三十六歌仙云

詩仙堂

後水尾天皇屢徵之辭以倭歌以陳其志（ワタラジナセミノヲガハノアサクトモオイノナミソフカゲゾハヅカシ）天皇益高其操曰恬退如此朕豈可奪乎從是不復徵

後光明天皇聞重之善隸書詔索之賜以酒魚一時盛推其風韻後以壽終重之不置妻妾又無嗣子而緇徒相承守其舊居歲時祭薦至今不廢又藏其遺物其竹如意木崑崙明陳眉公古琴等尤其所愛重云

陳眉公古琴

○菊池純曰古今隱逸之士特立獨行不事王公高尚其事者世不乏其人西漢時有商山四皓雖以寬仁之高帝不克屈致之於左右也東漢時有嚴子陵雖以才明之光武至令客星犯御坐也其他陶潛林逋陳摶之徒前後輩出各以高風清節自尚舉世嘖嘖推以爲一代高士其默補風教翼贊王化豈可謂鮮小哉雖然其人皆山澤之癯儒未嘗一臨矢石戎陣間故其所誇詡者匪加足於帝腹則不屈腰於鄕里小兒耳御其臨戎馬間其搴旗斬將之功我不知其何如也獨丈山氏當阪城鏖戰矢石雨注之時單身直入揮槍健鬪斬獲殺傷以奏膚功非勇冠於三軍者安能得如斯哉既而覺功名難居而富貴不容貪勇退高踏潛跡山林寄身桑麻以文墨自娯泥塗視軒冕蟬川一詠以陳其志自非高風清節之士安能得至於斯哉求諸漢唐以下不多見其匹蓋以陶彭澤之韵兼樊舞陽之勇者我故於丈山氏事行三致思以有感德川氏養士有素云

○時日已過午家康使人入城議和曰徙封大和弭兵淺井氏乃使秀賴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大潰諸軍追亡薄城斬首一萬五千級家康進上茶臼山秀忠進上岡山途見一騎軍向丘而馳家康謂

諸軍驚擾曰城中有變

出羽可謂壯而慧也

千席院

忠直先登第一

左右曰。彼騎主客何如。左右無以答。植村家政進曰。臣請往候
之。行已遠。其族主膳望見還啓曰。非敵也。曰。女何以知之。對曰。
家政將馳。耳語於臣曰。果敵與。旋我還報。而備之晚矣。我當直
前死之。子視我馬首卜之。今家政行已遠。臣是以知其非敵也
家康嘉嘆曰。出羽可謂壯而慧矣。秀頼在櫻門。據胡床。迎見治
長守久。幸昌亦至。叙幸村遺命。語未畢。潰兵大至。秀頼將出戰
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塡路。不可出戰。請嬰城固守。力窮而死。
爲未晚也。秀頼從之。乃入坐于千席院。○少將忠直進至川塲。
縱火市舍。城中有爲内應者。焚大野治長第。忠直遂自高麗橋。
破京口門而入。植幟城上。是爲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
濟。溺死。○大阪庖人大隅某謀反。縱火于庖。延及殿守。城兵大

郡良列津川左近奉還表旗自殺

秀頼避火于觀月樓

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擎馬表牙旗。至千席院。駢跪稽
首而言曰。臣等當死於城外。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主公。
五畿七道四海之外。苟有目者。無不覩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
將貽羞萬世矣。故謹奉還耳。良列因脱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
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又死。隊將
眞野宗信。中嶋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
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刄妻子而出。
遇加賀兵。突入。乃健鬪而死。水野勝成。繼忠直而入。忠直分兵
焚諸樓櫓。烟焰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頼奉淺井氏將
自殺于天主閣。守久止之。乃避火于觀月樓。淺井氏及夫人德
川氏以下。皆從之。烟焰隨至。治長徙之園莊倉中。與守久。勝永。

盍與乃夫俱死

共護之兵士皆散。從者唯親臣諸姬三十餘人而已。初樓上避火也。淺井氏膝夫人德川氏。袂而坐。治長因侍女啓曰。事已逼矣。請使君夫人出城。幸爲君子母地。淺井氏乃從之。使諸姬侍擁而出。嘗葵章衣。窘步亂兵中。城將堀內氏久覩之。進當其前。避人而出。呼東將板崎成正。護送之。治長又遣其宰米村某權右衛門。日本外史。米村。作木村。今從逸史。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即如茶臼山。啓家康。家康喜曰。孫女親來乎。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又至岡山。啓之秀忠。叱曰。不須多言。盍與乃夫俱死。○中井積善曰。夫人氏之出。諸志多謂。臨難苟免。失節之大者。然其所記載。又各不同。蓋顚沛中。一時所睹聞宜矣。其致紛紜乎。唯有友山叟。据米權老來所見。說之實。以辨世之妄傳。鑿鑿乎可徵矣。故余采而錄之。或曰。父老談有之。曰。自夫人氏之合巹也。孺子絕不相見。淀氏亦不以婦視之。乃名婚而實幽矣。果爾則其係逃難。亦未足深罪焉。矧不然乎。曰薄乎云爾。夫婚之名公也。幽之實私也。公可以揜私。焉得廢公哉。抑茶臼之命也慈矣。岡山之語也正矣。皆大人之言也。

吾復捷矣

吾復有十四歲乎

小出三尹俛首曰臣不忍視

○家康據胡床。望見火起。左右有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秀忠來賀。家康曰。勝算如意。其亟還本營。以戒不虞。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謂迺公孫也。忠輝見焉。不顧。左右白之。顧叱曰。怯性遲緩。何顏欲相見乎。義直賴宣在後軍。見諸軍輜重陸續屬途。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擧。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使兒在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厲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家康曰。女此言。足以當首功也。諸將爭赴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賴故傅秀正子也。時侍家康側。家康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三尹一瞥俛首曰。臣不忍視。衆爲危

秀頼入糒倉中

之家康徐曰。卿豐臣氏舊故。非他人可比。宜乎有斯言也。豐臣氏舊臣在坐者。僉有愧色。○秀頼遂入糒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秀忠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糒倉。以竢命。是日池田利隆發尼﨑。路望大阪烟。乃馳濟神﨑。要撃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忠知。發高槻。與仙石宗也。戰于備前嶋。破之。毛利秀元。及加藤明成。嘉明子。式部少輔。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乗壽自森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不逮事者。以戰速決。亦無後期之責也。○八日。家康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直澄。命治長上倉中名簿。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頼于高野。給淺井氏以粟萬石。其

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

佗年少暬御。及諸姬侍從。皆舍弗問。治長入告。出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但城池焼殘。膏血塗地。而萬兵注目焉。願得二肩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曰。軍中唯一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音雖仁恕。是貽禍根也。不如除之。乃發銃倉中者二。以示絶。速水守久呼曰。事不諧。倉中皆哭。秀頼悽然謂守久。勝永曰。吾爲太閤嫡子。而至於此天也。淺井氏年四十餘秀頼年二十三皆自裁。於是治長。守久。及森勝永。竹田永應。氏家道喜。津川左近等。二十三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邉尚並有母。大野治長母大藏。木村重成母宮内。渡邉尚母正榮。與北畠氏。湯川氏等。婦女十三人皆死。倉中火起。豐臣氏亡。中井積善曰。大阪之事。不足道矣。主昏而臣姦。厠以黠婦。二三宿將。亦無有深謀遠圖。唯僥倖萬一之福而已。要皆不量力。不度義者。是以畔而降。而復畔。以流臭於天下。身首虀粉。使宗社壟滅澌盡而後已。

軍中唯一輿

速水守久一作時之

豐臣氏亡

悲夫。抑城陷之日。我太大君。能收烈火之威。而尚隆肆赦之命。於怙終之子。毋其深仁厚誼。有萬世不磨者。予嚮屢談焉者。豈不有故也耶。或曰。孺子不死於城中。潛奔薩以全終其事甚秘。故世寡傳者矣。嗚呼奚而然乎。好事者為之也。糒倉之跡。較然著明。不可揜焉。且太大君之神明無遺策。惡得有元兇未獲。而遽旋駕於京師焉乎。一隆一替。猜隆而憫替。下士私心。一正一奇。厭正而喜奇。俗子通情。故有此譚也已。要不足信矣。

真田幸昌自殺

○秀頼之未死。真田幸昌隨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必殉之。盍出走。對曰。我父命我。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竢秀頼死。乃自殺。○初大野治長自殺。其臣米村權右衛門受遺言。匿其少女。發覺被捕。至江戸。吏訊權右衛門曰。大阪城中庫藏貲財幾許。對曰。不知也。吏曰。汝修理寵臣。何謂不知。語稍侵之。權右衛門方俛首。忽蹶起罵曰。我主在城中。唯議軍事而不言金穀。其部下謀斫陣擒敵。而不遑其他。吾何得與知。且城

唯議軍事而不言金穀

中戰敗首領猶不保。貲財何為。若戰勝則至將軍佩刀皆我輩之有。貲財不求而自來。今日裂口拔舌。安言貲財有無。家康聞之嘆曰。吾欲得如米村者。令傅義直頼宣也。特宥之。後權右衛門仕淺野長晟。置治長女於京師。厚撫之。其禄仕蓋亦為之也。

武將感狀記。按落穗集。治長女從夫人德川氏赴關東。權右衛門使己女從焉。尋自赴關東。治長女適得疾。權右衛門護之。如京師。養疾。權右衛門女。性順謹。與父俱侍湯藥。晝夜不離左右。後疾日篤。終不起。權右衛門火葬之。是日女悲號不自禁。忽投燄火中。抱棺殉之。觀者酸鼻。權右衛門收骨葬高野山。終削髮號權入。隱京師妙心寺。後仕淺野氏。年八十餘沒。○岡田僑曰。昔陳蕃竇武之遭禍也。蕃友朱震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受考掠。誓死不言。武掾胡騰。亦匿武孫輔。二人之名藉藉傳於後世。而不朽者。不獨以其懷杵臼之節。亦由蕃武共為天下名士也。惜乎米村氏之節似二人。而不為人所稱道者。豈非以其為治長臣耶。然士各盡忠所事。安得以其主沒其臣節哉。

○家康方進至櫻門。以待秀頼出。直孝等来告狀。請罪。家康頷之。即日午時。還命駕。獨從板倉重昌。

大戰後當雨

秀頼男國松被斬　國松名秀勝

北歸京師。曰。驅之大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阪諸軍一無知之者。○九日。秀忠命諸將分守天王寺。王造。青屋。京橋四門。收尸于岡山。以祭軍神。土人呼爲骨塚。遂凱旋伏水。留安藤重信等監後事。○秀頼有一男一女。皆庶出。未知所在。東軍懸金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水農人橋畔。或睹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六條磧。田中持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長曾我部盛親逃匿于男山。蜂須賀氏捕之。受命縛之二條城西門數日。大阪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側。藤堂高虎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邉尚與大野治長謀潛走近江。聞秀頼死自殺。七隊將伊藤長實敗還。不得入城。奔投高野。請得監使自殺。近

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

徇盛親于京師斬之

捕道見誅于界府

大野治長昆弟伯治長仲治房叔治氏季道見

臣岩佐正壽。赤座直規等十餘人至妙心寺。亦告官請死。家康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命皆赦之。長實及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真田幸村妻在紀伊。爲所捕獻。亦被赦削髮爲尼。十五日。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其餘大阪遺臣七十二人。卒六百人。諸出質及通欵城中者。皆被誅。梟首京師。○捕原康勝。瘍益劇。二十七日卒于京師。年二十六。○治氏弟大野道見匿于京師。亦爲所捕。初界府殷富日久。爲道見所爇。戸口凋喪。府民爲之切齒。乃送道見于界府誅之。治長弟治氏。初與兄不協。往仕家康。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莫知其死所。治長任子後皆賜死。增田長盛

且元愧懣成疾卒
出雲守高俊
古田織部正

以子故賜死配所○細川忠興庶子（式部興秋）獲罪於父奔歸大阪及敗被捕家康欲為減死忠興不自安逼令自殺○家康秀忠收城内燼餘得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以金馬各二賜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賞其功○初家康命片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迨豊臣氏亡且元愧懣成疾未至而卒令其子高俊襲封予貞隆以小泉（大和）一萬五千石○六月賜大阪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田里期年而殷富如故後三年徙封郡山陞大阪為鎮府以控制畿西諸國○古田重然通大阪事覺伏誅初重然以精利休茗儀寵幸於秀忠而陰與大阪通重然弟徒有宗僖者城兵欲焚京師宗僖將啓之及事覺捕重然下獄悉得其實至是併黨與皆伏誅（名重然以好古雅尚其喧于當世毎得古書）

家康入朝告成事
家康招撫伶官興樂

畫器物故毀而補之以資賞玩擧世習之傳染成風大河内秀綱聞而弗懌嘗語人曰織部其不免乎凡天下寳器存世亟經兵燹厪獲保全皆鬼呵神護之所致今徇一己奇癖故致損壞此悖理甚者其設心如此吾是以預知其不免也至是人皆服其先見○十五日家康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十八日秀忠来二條大論功行賞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水野勝成違教旨輕自接刄故不賞責藤田信吉失軍機收其邑池田忠繼卒無嗣命其母弟忠雄襲封以其舊封賜蜂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参議前田伊達淺野氏皆進官爵○先是天下亂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家康招撫有年終復舊職　朝廷之樂自是興矣○閏月十一日秀忠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家康秀忠與公卿諸侯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鉾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樂音洛並樂名）諸曲人或以為太平象家康命林信勝参

頒新式十三條

考貞永建武式目。定新式十三條。○秋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水。頒新式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群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叛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者。勿不告。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等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乗輿。諸將士。勿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

改元元和

○十三日 詔改元元和。

定廷式十七條

○家康又與關白藤原昭實議定朝廷式目十七條。其略曰。 天子宜因寛平遺誡。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浮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

封織田常眞

○封織田常眞于大和上野諸邑。賜五萬石。令其子信良受封。谷寛得曰。常眞嘗為石田所餌。心已動。東照公曲赦其罪不問。至是封之。以存其祀。○榊原康勝。有幼子勝政。及康勝卒。諸臣隱而弗白。乃使其從子忠次襲封。忠次康勝兄大須賀氏子。至是復本姓。以大須賀氏衆屬於頼宣。

詔停豐國廟號

○是月。 詔停豐國廟號廢祀典。任其頽廢。初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家康不敢私斷。曰。是事體匪輕。廢置當由 宸斷。乃與公卿諸王議。以奏請焉。○菊池純曰。戴記稱。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未聞毀而廢之。本多正信。以關東一陪臣。敢欲毀豐臣氏祖廟。孰有不惡其僭妄者哉。幸上有東照公。不輕用私心。盡仰聖斷。以奉行之。當矣。俾其御以輕噪之君。其專恣暴横。吾知其靡所底止也。今也際豐亨豫大之運。塞者悉開。而廢者悉舉。其豐國之廟。久荒廢於寒烟凉草之間。不復祀者。命以修治。廟貌輪奐。再獲仰天日。俾豐公在天之靈有識。此盛典。其必感激誓額。長冥護 王室也。○八月四日。秀忠還江戸。是日家康發二條。二十三日。還駿府。○初少将

忠輝。驕縱無度。嬖善撃鼓者花井某。遂委之政事。及徙越後。益

血槍九郎信政

驕。大阪夏役。行至森山。近江從兵與秀忠牙騎鬪。殺三人。長坂信政之嗣在焉。己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家康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誚其罪。有二士。自誣以解之。家康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其同僚山田將監。逐之。

命酒井土井青山三臣傅家光

○九月。秀忠命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傅家光。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忠俊故關東奉行忠成子。以其與勲舊同命。深榮之。○忠世嘗

忠世碎描金藥籠

侍其左右。見描金藥籠。問之。家光曰。此堀田正盛所獻也。忠世怒曰。鬪雞競奢。則太公之所誡。正盛亡狀。何至於此。直取而碎之。家光適有過擧。忠俊諫之。弗聽。乃脱佩刀前曰。不用臣言。請

願聽伯耆言否則雅樂亦將入諫

先斷臣頭。二人退。利勝留侍燕樂。執觴捧之曰。請嚼一杯。二臣在坐。世子何以爲歡。家光色解。利勝從容乗間曰。願聽伯耆言。否則雅樂亦將入諫。家光輒悟。○青山延于曰。後世教導之術不備。師保之職不脩。其教之也無素。故扞格而不入。其導之也無漸。故乖戾而難成。夫生而習驕奢焉。長縱淫佚焉。雖欲正得乎。昔漢賈誼論治道。以教太子爲先。非知治體者。何以至此。觀公之命三臣。可謂知先務矣。大猷公之克承洪基。恢廓鴻業者。蓋由所以輔導之者。得其道故也。○冬十月。家康游獵關東。遂如江戸。最上義光。先大阪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應大阪。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

毀壘砦發公使

一月。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公使巡察諸國。三年一巡。著爲永制。○十二月。家康歸駿府。途經伊豆泉頭。以爲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先是。家康欲徙頼宣于駿府。而別自營。以頼宣尚幼。不果者有年。於是徙頼宣。爲駿河參議。○是

二年
改武門章服
家康得疾

月。大阪重囚皆伏誅。○二年丙辰。春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正兩府。以改武門服章。中井積善曰。今之俗。以去頂髮為成人儀者。京室搢紳之外。無貴賤皆然。相傳萌於鎌倉時。或曰。創乎室町氏。蓋喪亂之世從軍者。兜鍪皆生蟣蝨。故權剃頂髮。以避其患。役罷復舊。既而天下滋亂。將士丁壯。不遑復髮焉。因仍成俗。卒至於以代冠禮。其為軍容也甚矣。或又曰。中古有月額。今去頂髮者。蓋月額之過甚。非軍容也。未知孰是。縱非軍容乎。其失禮容則一矣。俗又有單麻肩衣半袴。通為貴賤公服。亦係亂世苟簡之製。可厭耳。當時守文之治。釐服制正國容。可謂盛事矣。然未及變斯俗留以成世之頑習。惜夫。○谷寛得曰。世傳新井氏。欲使武家衣服冠冕輿馬。一切倣搢紳家之制。不幸遇文昭公之喪而不果。後儒多以是為口實。竊嘆世之不文矣。雖然東照公以聰明叡智之資。創立大業。台德大猷二公。善繼父祖之緒。加之名臣通儒輩出乎其間。而亦不及變斯俗者。蓋有所見而不為者邪。且有德公中興而治之。則改革之不可容易。亦可見矣。○二十一日。家康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秀忠得報大驚。無行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家康自知不起。卻醫藥不用。三月。家康召忠輝

遺命放忠輝
拜家康為太政大臣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母茶阿曰。少將驍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阪血槍之弟。吾在專横尚如茲。身後可知。吾不得不絶之。茶阿懼報之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放之伊勢。後遷飛驒。遂遷信濃。卒。十七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廣橋大納言實條西三條就駿府。拜家康為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家康力疾。具衣冠拜詔。尋使秀忠饗天使。夏四月。家康疾篤。乃麾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旦夕將入地。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為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竢後命。初諸侯各度有如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秀忠曰。吾已告諸侯。以興廢之

治天下在於慈

道。汝其留心政事。勿毫有私曲。秀忠歔欷而退。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又召義直。頼宣。頼房。誡曰。善事將軍。召其傅成瀬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曷以輔導。

太政大臣家康薨

十七日。太政大臣家康薨。年七十五。遺命葬于久能山駿河。

天下將大亂

家康疾革。乃顧秀忠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秀忠曰。將大亂矣。家康曰。善。吾可以死也。○青山延于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蓋人君在位。戒慎畏懼。慮其危難。察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而後可以持盈保安。驕泰自肆。莫不致禍亂。公時兵革已戢。天下無事。然其對神祖。以亂之將生。則可見其戰兢惕厲。不狃治安。夫知是禍患何自而生哉。諸侯會葬者若干人。

天皇賜恤典

天皇賜恤典甚厚。頼宣就建廟焉。

式部大輔康政　七郎右衛門清政

○初榊原康政兄清政輔故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晩依康政。家康召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枕其膝以絕。秀忠因使照久掌祀事。家康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王國爲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游畋。以問疾苦。其爲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家康幼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家康曰。吾聞主將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園。其一網于濠。皆被拘繫。

鈴木某直諫

牙兵鈴木某欲諫之未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籞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家康觀於池。看鯉魚亡一隻。怪問守者。守者告以實。家康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爲天下。若臣軀命。亦何足愛。乃袒裼而前。家康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

直言之功愈一番鎗

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鎗。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菊池純曰。昔者齊宣王有方四十里之囿。殺其麋鹿者。與殺人同罪。而絶無一士諫之者。孟子有文囿芻雉之對。而不克用之。東照公能納鈴木之直言。以釋擴池魚者。爲其功亙愈一番鎗。其明暗之懸。不唯冰炭。昔人曰。主聖則臣直。今業已有此明主。爲之臣者。安得不直言哉。家康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出一疏于懷獻焉。家康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卒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曰否。吾褒

褒志来諫

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青山延于曰。神祖以明叡之資。虛己待物。謇諤鯁直之士。假以顏色。片善寸長。採錄弗遺。自非盛德之主。孰能如是哉。觀其與正信言。則汲汲求諫之意。何其切也。嗚呼此其所以奄有四海。創建大業也歟。家康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来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家康弗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

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

人材。材者豈肯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眞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爲公忘私。奬勵士風。汝輩何不類焉。○青山延于曰。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國之存亡。係俗之美惡。故士重禮義。俗尚忠厚。國必長久。士無廉恥。俗尚諂諛。國必危亡。譬之人。元氣未衰。則五臟雖病。無害焉。元氣已耗。則五臟雖未病。不斃者幾希。東照公之治天下。崇廉恥。勵忠厚。以養國家之元氣。爲勢國之所以長久。非徒然也。○菊池純曰。士之不可以無廉恥。固矣。然而其養成之者。則在於有司策勵之焉耳。言游用澹臺氏。以行不由徑也。以非公事不至其室也。利勝秉國之均。非一武城宰之比。而以不来其家。擯廉節之士。非東照公明而能知士。不獨失我澹臺滅明。廉恥之風將墜地。豈可不愼哉。又嘗諭其近臣曰。國之有臣。猶木

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枝大則蹙其根

之有枝也。枝偏大則蹙其根。猶鷙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又曰。凡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爲

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
忠於天者天授之以大柄

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内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奥。見源頼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頼朝之能定東陲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爲虚飾。鐵可以爲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蠹也。凡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製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皆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絶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徳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其柄。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故吾主岡崎。慮隣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臣之職。爲然。武臣而遺武

徳川之箭固其鏃
拜義元墓
五字七字訣
三年
改葬建新廟
賜號曰東照

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家康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説曰。武田之箭。必弛其鏃。使中人而難抜也。請傚之。家康顰蹙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徳川之箭。必固其鏃使中人而易抜也。家康幼爲今川氏所育。今川義元之墓。在于桶峽。家康毎過必下拜。又嘗曰。吾有五字訣曰。守邊遠美那。蓋毋覬覦非望也。又有七字訣曰。美濃保登遠志禮。蓋知其身分量也。○五月。青山忠俊伯耆守内藤清成修理亮酒井忠利備後守任老職。○六月。本多佐渡守正信卒。年七十九。子上野介正純嗣。○三年丁巳。春二月。秀忠以遺命。建家康廟于下野日光山。以改葬焉。夏四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正殿。天皇遣廷臣三輩。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秀忠自江戸來。次日祀焉。天下侯伯。

太上天皇崩
四年
五年
放福嶋正則于信濃

至。諸外夷皆獻器財。○六月。秀忠入朝謝恩。○秋八月。太上天皇崩。壽四十七。葬于泉涌寺。謚後陽成。○是月。朝鮮来聘賀秀忠襲職。秀忠接之于伏水。○九月。秀忠還於江戶。○是歲。秀忠令鐲京師地稅。○四年戊午春正月。酒井左衛門尉家次卒。年五十五。○夏四月。建東照權現廟於江戶城中紅葉山。○五年己未夏五月。秀忠入朝。○六月。收福嶋正則封。放之於信濃。○初。正則負功驕横。大阪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秀忠與井伊直孝決策。放之津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時正則在江戶邸。秀忠在京師。使使者来就第傳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內。內中騷擾。久之。挈兩女子出。流涕謂使者曰。吾欲與足

福嶋丹波令國中守城

下決死也。將先殺女兒。終不忍加刃。當甘心受命。因赴配所。秀忠又遣永井直勝。松平忠良。收廣嶋鞆二城。命山陽山陰諸侯戒嚴。直勝忠良率兵至廣嶋。傳命丹波。丹波自若徐曰。後當自往答。於是丹波令國中曰。主公得罪放廢。今使者數輩来收城。然主公父子生死未可知。宜急来守城。將士聞之。爭入城。既而城中守備略具。於是丹波使人對使者曰。謹聞教命。寡君蒙罪處流。沒入廣嶋鞆兩城。丹波不敢有佗。唯未知寡君生死如何。且兩城關原之役。以功賜寡君。寡君謂臣及玄蕃等曰。此皆汝等功。今以兩城屬汝等。汝等能守之。緩急抗此城而死。臣奉是言。周旋非有寡君命。雖死不敢奉命。使者曰。不日取正則手書示之。汝丹波又使言曰。然則書未至之間。請移貴隊於境外。使

丹波得正則手書致城

大崎長行獨坐睡

者許之。爲退兵三里。頃之正則手書至。丹波拜讀畢。因謂使者曰。寡君手書至。當速致城。乃臣下守義者。適城者。具題之賓館壁上。武器財物盡記之。留兵監守而後去。○按常山紀談。福嶋氏臣在廣嶋。聞正則獲罪而逃者三十人。目之曰間踰。收妻子城中而守者。目之曰全守。逸妻子而自守者。目之曰半守。京師耳塚傍建標。各題其名。分爲三等。後間踰者。皆餓死云。○大崎長行。與松田下總同守鞆城。及正則得罪。奪封。聞幕府使者来收廣嶋。下總日夜修守備。長行獨坐睡而已。衆皆稱下總。嗤長行。長行聞之曰。今受天下之兵。雖有金城。不可守。吾欲自殺以免無辜。不須守備也。一城聞之感服。○後徳川頼宣。召福嶋氏臣村上某。眞鍋某。及長行。一日召三人。問前日戰功。村上眞鍋各陳其功狀。甚詳悉。一坐傾耳。次至長行。一無所陳。曰。臣初稱與一郎。仕木村常陸。以鬼玄蕃稱。仕福嶋正則。將一面。守鞆城。君以是耆愚臣。平生安藤直次侍側。稱曰。可謂要言不煩。○六月。明浙江直總兵官王某。使單鳳翔齎書来

焚殺耶蘇宗徒

藤原肅卒

板倉勝重擧子自代

請扯兩國之奸商。秀忠作復書與之。○秋七月。關白昭實薨。年六十四。○二十一日。嶋津義弘卒。年八十五。○八月。焚殺耶蘇宗徒五十七人於六條磧。○九月。秀忠徙封松平忠明於郡山。淺野長晟於廣嶋。徳川頼宣於和歌山。自是尾張。紀伊。水戸。稱爲三家。諸侯無敢抗禮。義直慈仁。頼宣雄豪。頼房謙遜。頼房特不之國。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藤原肅卒。先是元弘中。僧玄慧始講宋學。而世未深信之也。至肅。程朱之學大行。人皆以肅爲本邦宋學之祖。○冬十月。所司代板倉勝重致仕。子重宗代之。初勝重以年老辭職。秀忠問曰。孰當代卿者。勝重曰。莫若臣長兒。秀忠乃召重宗命之。重宗固辭不拜。安藤直次素與重宗善。一日過重宗。重宗曰。將軍命僕代父。君聞之乎。曰。然。吾固知子之不勝

安藤直次以重宗爲怯

任也。顧予非無才。但失之怯耳。重宗駭問其故。曰。父薦之君。命之。子尚固辭。非怯而何。夫爲人臣者。一旦就職。萬一有過則刳腹而死耳。重宗悟。乃起受命。○青山延于曰。古稱內擧不避親。苟非赤心報國。至公無私者。孰能與於此哉。祁奚之擧午。謝安之擧玄。狄仁傑之擧光嗣。韋純之擧纁。後世以爲美談。若勝重者。可謂不愧四子也。○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阪爲鎭府。遣內藤信正。松平勝政守之。稱爲城代。

六年

○六年庚申。春正月。以源家光敘正三位。任權大納言。○夏四月。秀忠命酒井忠勝輔家光。○六月。以將軍秀忠女和子。爲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置京橋。玉造兩戍。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戍。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水城。獨置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

七年

○七年辛酉。春正月。白馬節。盜竊內藏寮布縷。○秋八月。暹羅來聘。先是伊勢人山田長正。航海至暹羅。遇其國亂。累建戰功。遂被拔擢。管領國事。因說國主通聘。

山田長正至暹羅

○長正字仁左衛門。或曰。伊勢祠官之隸。或曰。尾張人。自稱織田右府之孫。少而磊落。有大志。好談兵。雄傑自喜。流落寓於駿府。元和初。天下始定。士之求仕者。皆干侯伯。長正弗屑。曰。此間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志耳。時下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將航海赴臺灣。艤舟於大阪。長正請附乘之。二人弗許。長正乃先到大阪。求二人之舟。入而匿焉。既而二人至。揚帆而發。長正乃從艙間出。申前請。二人大驚。不能如之何。許之。既到臺灣。商事畢。將俱還。長正曰。某在鄉國。殆不能自存。姑欲留此土。以營生計。二人方患長正之狂。心私喜。委而去之。方此之時。支那姦民稱日本甲螺。誘我邦邊民占

長正附蠻舶西遊暹羅

據臺地長正通覽地方蕞爾一嶋且已有主不可有爲也又附蠻舶西遊暹羅會邦内騷亂四隣交侵而六昆最强暹羅國主出師禦之長正見其行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既而果然人或傳其語聞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正詢方略長正指畫陳策鑿鑿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正爲上將往禦六昆時我邦人流寓

長正大破六昆軍

暹羅者衆長正糾合數百人雜以土兵亾虜萬餘人皆爲日本裝聲言日本援兵大至六昆軍沮因縱兵奮擊大破之六昆王憤甚傾國來寇兵數十萬長正曰敵衆强盛難與爭鋒唯以謀撓之破之易易耳乃分軍爲三一伏山陰一艤海澨長正親率其一出於海陸之間進挑戰兵既交佯敗走六昆兵追之將及號砲俄發海陸二軍吶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正視機叉之衷敵

五車樓梓

長正長驅擒六昆王

軍前後擊之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六昆王以歸威震遠近於是國主大賞長正妻以其女封六昆之地號曰唵普良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久之國主年既高頗倦勤使長正攝行國事於是唵普良之名噪於印度諸國後數

長正引見經商

歲嚮之經商二人復航海外行到暹羅既入其界使人迓勞相迎入館少焉有吏來戒王召見二人二人初不知其故心頗疑懼且從吏入見王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粲目儀衛甚盛二人俯伏膝行不敢仰視及退就館飲食供御如待貴客者意益不安既夜復有吏傳呼曰王來二人驚出迎王便服入坐笑拍二人之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視乃長正也長正自備説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其無禮長正曰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

五車樓梓

長正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

織田有樂卒

賜。抑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既罷。厚賜遣之。長正雖富貴。而常懷桑梓不置。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繪當時戰鬪之狀。爲匾。附商舶。獻於淺間廟。以報賽焉。又屢牒執政。納方物於大府。不失恭順之意。頃之國主殂。世子代立。長正退就封。先是國主之妃。與其近臣姦亂。謀除國主。畏長正而不發。及長正去。遂弑之。長正聞之。則謀興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往毒之。長正死。時寛永十年也。長正無子。有一女。名阿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衆。欲復父讐。屢敗暹羅之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衆寡不敵。阿因遂敗亡。其下逃歸於本邦。長正之弟某在江戸。聞長正獲志。欲往從之。適有人傳長正死。乃止。○冬十二月。織田有樂卒。年七十五。○是歲。秀忠徙有馬豐氏

八年

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

九年

於筑後久留米。○八年壬戌。夏四月。秀忠詣日光山。以東照公七回忌辰也。家光亦尋詣焉。○秋八月。本多正純有異圖。事覺。放于出羽。初正純有寵於秀忠。關原之役。秀忠以逗撓得罪。正純請歸罪其父正信。於是寵遇日渥。正純爲人輕躁多偏頗。恃勢驕傲。家康嘗以步卒百人屬正純。正純擅修城池。令步卒助役。步卒不聽。正純大怒。一日斬百人。同坎瘞之。人皆惡其專横。謗言沸騰。遂至失國。○有馬晴信之誅。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希賞。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事。晴信以是故敗。大久保忠隣之竄罪。天野康景之出亡。世亦以爲正純所爲也。○冬十一月。江戸城成。○九年癸亥。春二月。酒井忠世遷西城老職。○三月。中納言上杉景勝卒。年六十九。○夏六月。秀忠朝京師。上表致事。秋七月。家光入朝。二十七日。詔以家光爲大將軍。遷內大臣。○

放參議忠直於豐後

忠直削髮號一伯

家光延諸侯賜佩刀

八月。家光歸江戸。四日。黒田長政卒于京師。子忠之嗣。○冬十月。放參議松平忠直於豐後。忠直秀康之子。元和之役。以先登之功。進參議。忠直負功觖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無辜。將軍屢以密旨勗之。不悛。於是配置焉。削髮號一伯。明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以越前賜松平忠昌。○當是時。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家光以禮分未定。欲釐正之。嘗盡召天下侯伯。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然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率之任。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熟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逡巡曰。敢不聽命。家光乃起入坐內廳。以次延諸侯。賜佩刀。

寛永元年

福嶋正則卒

創東叡山寛永寺

二年

家光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諸侯受刀拜。家光曰。撿刃。諸侯悚息。抽刀寸許。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是月。家光聘鷹司信房女。○十二月。以阿部正次。內藤清次。爲老中。○寛永元年。甲子。春二月晦日。改元寛永。○夏四月。京師所司代。板倉伊賀守勝重卒。○秋七月。福嶋正則卒於川中嶋。家光使堀內勘左衛門正利撿之。未至。正則臣津田四郎兵衛火屍。由是更得罪。以其創業功臣。賜其子市之丞。以二千石。屬麾下。○八月。秀忠徙封二子忠長於駿河遠江。食五十五萬石。○冬十一月。立女御德川氏爲中宮。自後村上朝。歷世后妃之號不正。至是定焉。○是歲。家光創寛永寺於忍岡。號東叡山。以僧天海爲宗祝。又築嶋於不忍池中。以擬竹生嶋。○二年乙丑。夏四月。中納言毛利輝

津田亦一歸自暹羅

三年

天皇幸二條城

元卒。年七十二。子秀就襲封。○冬十二月。以井伊直孝爲大老。○是歲。長崎商人津田亦一。歸自暹羅。初慶長中。亦一至暹羅。會其國與哥亞戰敗。國主請亦一援之。亦一與山田長正率我民在其日本港者七百人。擊哥亞破之。國主大悅。以女妻亦一。至是挈妻而歸。○三年丙寅。夏六月。秀忠入朝。大納言德川忠長。修道路。架橋于大井川。衆皆稱宏莊。秀忠不懌曰。函根大井。海道之天嶮也。東照公嘗謂之要衝。而今架橋梁。破要地。非謀之臧者也。○秋八月。家光亦入朝。遂以淀城充旅館。十八日。詔以秀忠爲太政大臣。家光爲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德川頼直。德川頼宣爲權大納言。德川頼房。前田利常。伊達政宗。嶋津家久爲權中納言。其他任叙有差。○九月。天皇幸于二條城。中宮宗

始置二條城在番

四年

安南乞互市

五年

竄青山忠俊于伊豆

室。妃嬪百官從焉。秀忠家光。奉迎乘輿。警衛嚴肅。供具豐備。留蹕數日而還御。○家光還江戸。冬十月。秀忠亦歸。○是年自夏至秋大旱。井池皆涸。○家光始置二條城在番。○四年丁卯。春正月。蒲生忠鄉卒。年二十二。無嗣。國除。徙封弟忠知於伊豫松山。存其祀。徙加藤嘉明。封于會津。食四十萬石。丹羽長重。封于白川。並與食十萬石。○夏五月。安南上書乞互市。○冬十一月。酒井忠利卒。忠勝襲封。○富士山火。江戸雨灰。○是歲。明人陳明德歸化。明德浙江華府人。○五年戊辰。夏四月。秀忠家光詣日光廟。○家光每夜微行。觀角觝于三番坊。青山忠俊聞之。大驚。輒諫。家光怒竄忠俊。及其子宗俊于伊豆下田。忠俊卒於配所。後僧天海訴其寃。乃召宗俊。賜三千石。後累功。歸復本祿。○家光少時。好觀舞

濱田兄弟襲臺灣

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

抜自爲治容。每梳髮。置二鏡以整容儀。一日忠俊入見。作色投鏡於地曰。殿下爲天下之主。倣兒女之所爲。何鄙褻至是。無乃啓亂階耶。家光大怒。由此獲罪。遂謫總州。其後家光念忠俊之言。釋而召之。忠俊不肯出曰。殿下悛過容受臣言。死且不朽。臣若再侍左右。是彰殿下之過也。遂屛居終身。○是歲。森川重俊。永井尚政爲老中。○長崎人濱田某。襲臺灣取之。某字彌兵衛。勇而有謀。弟某字小左衛門。子某字新藏。並有膽略。力無敵人。初明鄭芝龍來我長崎。與代官末次平藏善。及芝龍還明。平藏屢遣商船買絲。我船嘗泊臺灣者。往往爲衆夷所殺略。舟人逃還告平藏。平藏聞之大怒。乃備船募卒。附之於其友彌兵衛。圖報復。彌兵衛許之。盡裝其從兵數百爲農丁。被蓑笠持鍬钁。與弟小左衛門。行至臺灣。請受廛爲民。甲必丹依違不答。彌兵衛謂衆曰。甲必丹不許我滯留。其意不可測也。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衆憤然

六年

欲死之。一日昧爽。彌兵父子兄弟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甲必丹猶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閤。何無禮也。彌兵奮前擒甲必丹於牀。懷出匕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尚何咎人之無禮耶。左右欲刄之。小左新藏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不敢逼。甲必丹惶急乞饒命。甚哀。彌兵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必丹曰。謹奉命。彌兵乃左手扼甲必丹之臂。右手執匕首。俱起。小左新藏擁其前後而出。夷卒不敢動。彌兵乃趨出財物。且欲拉甲必丹俱去。甲必丹曰。嶋民皆仰某指揮。某去則倀倀乎無所歸焉。某有一兒。願以此爲質。彌兵許之。乃取其子及財物。而還報之於奉行。奉行稟大府。厚賞之。彌兵之名震一時。○六年己巳。春正月。伊豫盜起。水無某等

伊豫松山盜蜂起

踏耶蘇像

天皇遜位於內親王

帥其徒千餘人。鈔掠松山。城主蒲生忠知擊平之。斬水無○秋七月。關白信尋罷。以右大臣兼遐為關白。○先是。家光聞筑紫多耶蘇之徒。命竹中重治。松倉重政。索捕之。其悔過者。踏耶蘇像。不悛者。悉殺之。於是畫耶蘇像。令筑紫人踏之。後以為例。○暹羅来聘。○立皇女興子為內親王。初　帝欲讓位於皇女。傳旨家光。家光對曰。遷都以来。久不立女主。而今立之。世或曰。外戚專權之所為也。帝不納。○冬十一月　天皇遜位於內親王。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元和。九年曰寬永。二十年　帝善國詩。又好插花技。最信佛教。遜位之後。每使僧文守。如周。天圭等。說禪律於御前。先是　後醍醐帝。留心典故。著年中行事。帝亦撰當時年中行事。親書三部。而一藏禁內。一贈新院。留其稿。

七年

藤堂高虎卒

高虎止殉死

置之。法王宮內親王立。是為明正天皇。

明正天皇　諱興子。後水尾帝長女也。稱女一宮。母東福門院。源氏。前大將軍秀忠之女也。受禪時年七歲。關白兼遐攝政。仍用寬永號。尊後水尾帝。曰太上天皇。○是歲。暹羅来貢。○七年庚午。夏四月。織田常真卒。年七十三○六月。琉球来聘。○秋七月。中和門院崩。年五十六。葬於泉涌寺。○九月。行即位禮。○秀忠家光遣使賀之。○冬十月。和泉守藤堂高虎卒。年七十五子高次嗣。高虎嘗惡時人殉葬之弊。造一函。謂群臣曰。他日欲殉我者。書名於簡。投之於是。投簡者七十餘人。高虎乃持其簡。往請于前將軍家康曰。此輩皆臣之股肱。願以公命止殉死。家康許之。乃還而諭之。一人不從。願強殉之。高虎憂之。家康聞之。使高虎謂

加藤忠廣有異圖收封放於莊内

徳川忠長獵淺間

之曰。我既委藤堂氏。以先鋒之任。若有殉者。必奪其任矣。其人乃止。至是竟無一人殉者。○八年辛未春。三月。江戸城傍雨灰。堆積如霜。○夏六月。肥後守加藤忠廣有異圖。嘗造一大舶。名曰日本丸。至是事覺。家光收其封。放忠廣於莊内。先是熊本城内樹皆生瓜。形如冬瓜。一瓜孕刀。人皆以爲亡國之兆。○秋八月。豐嶋信滿以私憤。斫老中井上正就於城中。○九月。加藤左馬助嘉明卒。年六十九。子明成嗣。○是月。關東洪水。人畜多溺死。○冬十二月。内大臣實條罷。權大納言藤原公益爲内大臣。○是冬。徳川忠長將獵淺間。衆諫曰。自平城帝敕此祠。八百歳於今矣。神威顯赫。嚴禁殺生。豈可以爲獵場乎。忠長不聽曰。我既主於此國。鬼神何得違我命乎。乃帥衆圍之。獲猴千二百餘頭。

九年

太政大臣源秀忠薨

賜謚曰台徳

其歸也。從輿中刺輿夫。輿夫驚走。乃使從者追斬之。尋又出獵。怒小濱某無禮。又斬之。其極暴濫殺。率如斯。識者豫知駿之將亡也。○九年壬申。春正月。前將軍秀忠有疾。家光親侍湯藥。三親藩。及諸侯伯皆朝焉。二十四日。太政大臣從一位。前大將軍源秀忠薨。年五十四。二十五日。森川重俊。内田正信。殉於其邸。二十六日。葬秀忠于增上寺。是夜府下失火十三所。宿直諸士。皆帶甲警衛。上下騷然。○二月。詔賜謚曰台徳。贈正一位。秀忠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秀忠益小心。專勵精于政治。貴德遠色。尚節儉。塞請謁。平素好學。崇尊儒術。旁喜國詩聯歌。又善書法。凡劍槍弓銃。以至馬鷹諸技。莫不精究。而博綜。而謙冲不伐。虚己待物。御下以寬。毎聞戚族勳舊之喪。

雖當燕遊笑樂之時。必變色改容。繼以涕泗。居常敬畏天道。觀宇下有日影。委曲避之。未曾一踏。嘗戒行當食漏刻報期。輒舍

秀忠卿卻冬牡丹

著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又好茗燕。恒在茶室。手插瓶花。或獻冬牡丹。觀賞久之。遂却之曰。此花雖富麗。要不時之物。我不欲愛玩之也。○菊池純曰。台德公卻冬牡丹。與東照公擯百舌。同一美事。其平素一動一靜。不期乎正。而未嘗不出於正也。孔子不食不時之果實。不食不正之肉。門人詳記以爲後學典刑。明君動容。悉中禮。亦可以與魯論鄉黨篇並傳也。嘗謂

浮世如夢寸前暝夜

其下曰。人多云。浮世如夢。寸前暝夜。宜取樂乎目前。此言甚非矣。是謂人生無定。来日不可恃也。夫既已無定。而不可恃乎。安容優遊逸居。取樂乎目前乎。聞者嘆服。世稱以爲守成之良將。

秀忠薨即夜發喪

○秀忠之薨也。諸臣欲秘之。酒井忠勝以爲不可。即夜發喪。於是家光下教。盡召諸侯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未答。伊達政宗進言曰。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躙之。衆同聲對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

幽駿河大納言忠長

秋九月。家光幽忠長於甲府。尋收其封。流忠長於上野高﨑。忠長與家光同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附熱者爭承奉之。氣燄薰灼。而儲闈闃如也。故內外流言將軍有易嫡之意。世子乳母

乳母春日局

春日局者。憂憤。密往駿府。告之。○春日局。初名阿福。大猷公乳媼也。父齋藤利三。母稻葉通明女。長而嫁稻葉正成。生三子。長正勝。次正定。次正利。利三仕明智光秀。爲老職。以驍勇知名。光秀亡。欲狙擊豊臣秀吉。發覺被殺。正成仕浮田秀家。有故致仕。隱于美濃。迨世子家光生。覓乳媼於京師。京師婦人憚赴關左。莫敢應者。局聞之。抵京尹板倉勝重。請之。勝重薦其門地。皆名士。乃白于江戸。遣之。遂召爲乳媼。保護視養。極得其宜。秀忠大悅。徵其夫正成。祿之。正成固辭不至。遂離婚。送三子與之。窮居終身。局英敏有膽智。其在夫家也。夜有劇盜數人入焉。局揮刀立斬二人。餘皆駭散。其後家光

家康供糕定兩孫嫡庶

忠長銃城濠鳧

繼位。待局益優。使總後宮政令。大稱職。寛永六年。奉命入京師。後水尾帝引見。賜御盃。爵叙二位。賜號曰春日局。初家光年方二十有五。患痘甚劇。局親禱于東照公閟宮曰。大君不豫殆危。若賴宗廟之靈。大君獲愈。而妾罹疾患。誓不近醫藥也。既而痘色頓佳。起脹勢壯。遂得痊。局以為冥感。自分必死。而身強健無恙。至二十年九月。俄遘疾。疾益篤。怡然待死。初不服醫藥。蓋不食其誓言也。遂以是月十四日卒。年六十有五。家光為之震悼。賻以銀數千錠。使吏監葬事。子正勝以局故。自幼給事左右。累遷為顯官。任丹後守。至賜小田原八萬九千石。居數月。家康使人言秀忠曰。久不見幼孫。盍使來見。二子乃來見。家康迎家光于上座。忠長欲踵升。家康曰。叱。叱。阿國何得升斯坐乎。坐定。供糕。家康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授與忠長曰。阿國喫之。衆望於是定矣。家光之在西城。城濠多鳧。忠長手發銃。獲一鳧焉。以示夫人。夫人悅甚。命宰之。以饗秀忠曰。阿國所獲也。秀忠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秀忠吐哺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

宇都宮之變

十年

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長既長。封甲斐。驕恣益甚。失驩於秀忠。秀忠擯而就國。及秀忠有疾。畋獵自如。秀忠亦不許召見侍湯藥。及秀忠薨。忠長無戚容。嗜殺。喜怒無常。於是家光既除服。乃收其封。先是家光詣日光。其傅本多正純僞饗家光。歸其邑宇都宮。設機於天井。欲以壓殺家光。工既成。悉殺工匠以滅口。有一匠嘗通里正女。密漏其事。女聞其死。悲悼。告之父。時家光至石橋驛。里正馳上變。家光途而還。尋收正純封。賜死。更賜四萬石於其伯父正重。以存其祀。○冬十月。家光命還末次平藏所拘荷蘭人。○是歲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十年癸酉。春正月。關東地大震。箱根山崩。人畜多壓死。○三月。堀田正盛為老中。正盛自幼侍家光。親寵無比。正盛父正利嘗窃歎曰。老父不死

德川義直建孔子廟　十一年

德川光國謁家光

則吾兒不顯。遂剖腹而死。正盛果得贈仕。○秋九月。阿部重次奉使至高崎。命忠長賜死。安藤重長不肯曰。死生至重。況君之親弟乎。重次乃還江戸。乞家光手書而至。冬十一月。忠長自殺。年二十六葬之大造寺。上毛○是歳。權大納言德川義直建孔子廟於江戸忍岡。○十一年甲戌春正月。權大納言藤原光廣上木下貞幹太平頌。貞幹時年十三。詞旨淳正。朝野以爲國瑞。○夏五月。德川光國始謁家光。家光視其擧止非常。深歎異之。賜以文昌星銅像。光國。頼房嫡子也。○六月。家光入朝。將宿尾張。有訛言義直謀不軌。家光乃不宿而發。○秋七月。　天皇詔以家光爲太政大臣。固辭不拜。陞從一位左大臣。以白金十二萬兩賑京師市人。○是日。江戸西城火。留守酒井忠世。懼罪逃寛永寺。

江戸西城火酒井忠世逃寛永寺

伊賀上野報讐

飛駟報京師。家光弗懌曰。災變天也。忠世何罪。但彼職在守城。去城謝罪。非武夫也。馳使諭之。忠世懼不敢入城。○八月。家光歸江戸。○九月。關白兼遐辭攝政。　上皇復聽政。○義直憾家光之疑己。不肯赴江戸。頼宣乃往尾張勸之。義直乃倶發。家光悅曰。尾張來見。幸亦甚也。時酒井忠世猶屏居寛永寺。義直頼房相議。因井伊直孝請宥之。直孝曰。三公爲忠世請罪。不知爲官家乎。將爲私乎。曰。亦爲官家耳。直孝曰。紀水二公意如何。義直厲聲曰。二公意不必問。卿第以吾言白將軍。直孝入請家光。家光釋然。遂宥忠世。○冬十一月。家光定大番隊爲十二部。○岡山藩臣渡邉數馬。殺其同僚川合某于伊賀上野。蓋復其弟小才治之讐也。○川合某稱又五郎。嘗以私憤殺數馬之弟小才治于江戸。亡命匿某家。既而畜劍客。招壯士。獲十

餘人以扞衛道途。且赴伊勢取路於伊賀。數馬聞計。欲為報讐乃辭仕。詣其姑夫荒木又右衛門。又右衛門夙以善擊劍著焉。又以氣義自任焉。時仕郡山城主某。欲助而復讐。又致仕去而跡讐所在。至是聞又五赴伊勢。尾而宿嶋原驛。蓋以又五宿此驛也。旦日昧爽。數馬與荒木。白衣裹甲。皆凶服而發。要之於上野城下。而又五未知之。拂曉上途。數馬突起斬其下奴。大呼薄之。又五倉黃跳而下馬。揮鎗當之。戰未數合。互被重傷。勝負未決。當是時。荒木咆哮手揮雙刀。斃八人。傷三人。膽張神旺。餘勇可賈也。遂助數馬。斫斃又五。數馬刺其喉。餘黨駭走。舉世嘖嘖。呼曰伊賀越報讐。○是歲改造日光廟。

改造日光廟

十二年

宏壯偉麗。極輪奐之美。○十二年乙亥。春三月。流柳川調興於津輕。調興。對馬守宗義成臣也。初將軍賜書於外國。未嘗稱王號。元和中。朝鮮入貢。調興與僧玄方謀。密加王字。置日本國云云之下。以附之貢使。貢使歸事覺。調興惶懼。誣其主義成數年不決。至是家光親聽斷之。三親藩執政皆侍坐。調興語塞。玄方亦處流。○夏六月。定武家制度十九章。又定諸侯會同期。以四

定諸侯會同期以四月

月。○秋七月。令長崎禁交趾占城呂宋等互市。先是外舶隨便泊西海諸港。至是皆停之。蓋以嚴禁耶蘇教也。○冬十月。以左大臣藤原康道攝政。○是歲。始置寺社奉行。○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始置評定所。○夏五月。伊達政宗卒。年七十。子忠宗嗣。○秋七月。徙封保科肥後守正之於羽州山形。食二十萬石。正之將軍秀忠之孽子。為人敦實好學。初秀忠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郷。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為嗣。命名正之。家光嘗放鷹於驪郷。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不知其為家光。與坐而談。家光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而清雅若是。豈有大擅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甚。吾聞保

十三年

侍婢家端午節樹葵章幟

家光放鷹於驪郷息於佛寺

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同胞。貴人何心腸薄如此。家光
爲不聞者。辭謝而出。居無何。有此命。後正之給驪鄉佛寺。以香
火邑。○菊池純曰。白龍魚服。時息於僧寺。而寺僧真率。訴其不
平。反爲保科氏博得二十萬石大封。寺僧亦可謂保科氏
功臣。○是歳鑄新錢於江戸及近江坂本。款曰寛永通寶。○十四

鑄新錢

十四年

年丁丑。春正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八日。星貫月。○冬十月。
肥前嶋原民作亂。初大友小西氏之亡。遺臣往往。散匿民間。二
氏皆崇信耶蘇教。故其衆亦皆竊奉其法。而肥前嶋原最爲夥。
城主松倉重次。暴斂横征。不恤其下。士民怨苦。於是耶蘇之徒。
稍稍潛匿其封内。以煽動愚民。而重次不知之也。嶋原與天草
嶋相脣齒。而嶋則屬唐津城主寺澤賢高。以天草海路遼隔。城
富岡。以控天草。命三宅某守之。賦斂暴急。百姓苦之。於是嶋民

嶋原民作亂

大矢野某。與千束。大江諸人。潛赴嶋原。誘以邪教。揚言曰。吾嘗
聞。天草當出神人。以弘此法。今天草有益田時貞。無乃其人乎。
況赤雲芝草。天示之以祥瑞。果如其所聞。衆皆驚喜。以爲天祐
也。時貞者稱四郎。父曰甚兵衛。嘗仕小西行長。信耶蘇教。時貞
亦學之。頗善幻術。人皆稍稍惑之。是月時貞移檄四方。嘯聚黨

天草出神人天示之以祥瑞

四郎時貞善幻術移檄嘯聚

與。時城主重次在江戸。聞有馬里正角藏唱邪教。遣吏卒驗問。
角藏果會里民拜耶蘇像。乃遣兵捕之。其徒聞之大怒。二十五
日。至有馬。殺吏報之。吏皆狼狽。航海逃歸。嶋原老職岡本某。帥
戰艦十九艘。赴有馬。度賊勢猖獗。衆寡不可敵。半途引還。二十
六日。賊急攻嶋原。呼譟而進。揮斧破城門。城兵力拒。連發巨熕。
賊稍避易。城兵開門突擊。賊大潰亂。奪舩而逃。二十七日。嶋原

時貞舉兵天草賊推爲大將

家光命板倉重昌討賊

守吏馳使告變江戶。斬角藏及妻子十六人。賊勢益熾嘯聚遂至八千人。而時貞亦舉兵天草。嶋原賊奉爲大將。三宅聞變大驚乞援唐津。時賢高亦在江戶。衆議不決賊殺掠日甚。三宅又告急唐津。十一月五日。唐津遣岡本某將兵一千五百航海援富岡。嶋原賊亦赴援十四日海陸並進薄嶋子村。民縱火應賊。唐津兵大敗。賊鋒甚銳。三宅力戰死之。餘衆皆潰。賊議曰。富岡三面瀕海。一面據險。吾當取之以爲根抵。乃聯竹楯薄城銃不能洞。城將原田嘉種善拒。命銃手五十人。叢擊碎一楯。城兵突進。擊殺數百人。賊大敗走。當是時。羽書交達江戶。家光特命板倉重昌討之。石谷貞清監軍。又使松倉重次速就國。重昌子重矩請從。許之。諸將即日發江戶。〇初柳生宗矩赴有馬氏之宴。酒間有告嶋原之變者。曰。將軍遣板倉重昌討之。問曰。啓行何時。曰。既發矣。宗矩色然辭以事故。且請借善馬。乃揚鞭南馳。徑追重昌。至品川驛弗及。至川崎則日已晡。意將欲矯命以止其行也。遂不及而還。既夜登城請面謁將軍。家光召見問其故。宗矩具陳追重昌之狀。且曰。此行也。臣見重昌之往。不見其還也。家光不懌而起。夜半再召宗矩問其所見。對曰。臣聞愚民爲妖教所煽惑者。誅之極難。殿下亦不見大阪門徒與參州兇賊乎。以織田右府之積威。與東照公之英武。曠日彌久。久而不能平。而況使一重昌討之。臣恐威信不行於下。而諸將不奉令。夫威信不行。則不能速奏功也。諸將不奉令。則不得不遣重望大臣。夫知斯則重昌何面目視息於世乎。其戰死必矣。故曰臣見其往而不見其還也。願命臣召還重昌。其與俱歸。不出於三數日也。家光有悔色。後果如宗矩所言。二十二日。賊兵圍富岡數匝。遂陷其外城。二十九日。重次至嶋原。十二月五日。重昌貞清亦至。先是賊聞東軍大至。修原城壘趾據之。壘蓋永祿中。龍造寺氏所據。以雄視一方。高阜隆然。崛起海岸。頗稱天險。賊乃推時貞居其牙城。四方豪傑來聚者。蘆塚忠右衛門。山田衛門佐。大矢野三左衛門。千束善左衛門。

賊徒聚於城者三萬六千人

森宗意等。凡數百人。賊徒聚於城者。併婦女老幼。號稱三萬六千人。六日。重次先諸軍發。嶋原重昌貞清繼進。時西海諸侯皆發兵來援。寺澤賢高亦就國。十日。諸軍薄城。賊不敢出。二十日。鍋嶋氏將。諫早豐前。攻西面松山。不利而退。立花忠茂。以五千人攻東面。賊力拒。婦女亦登陴投石。忠茂督衆苦攻。僵尸相枕。重昌度不易力取。急令收兵。且待後命。家光聞草賊久不夷。更命

更命松平信綱討賊

松平信綱。戸田氏鐵。赴討。晦日。重昌聞二將來討。誓曰。今而不屠城。吾何顏見二人。明日歲首。賊必不設備。急攻拔之。衆皆然之。賊亦偵知爲之備。○十五年戊寅。春正月朔。全軍進攻原城

十五年

大風折樹黒煙四塞

是日。大風折樹。揚沙。黒煙四塞。殆如闇夜。賊弓銃亂發。死者無算。先鋒有馬忠頼。欲專功薄城而喊。賊開門突出。忠頼敗走。死

板倉重昌戰死

者過半。重昌紺甲唐首。冑纓無餘。決死而出。呼紙筆題國歌一首。以贈石谷貞清。乃麾衆而進。當是時。衆隊環攻。呼聲震地。城上矢丸如織。加以火箭。諸軍辟易。伏尸如丘。賊酋時貞。自勵士卒。巡城督戰。賊勢益振。重昌挺進。揮槍縱敵。既而槍折。又揮刀健闘。單騎薄城。賊駒木根某。自睥睨窺之。知其爲總兵。擬銃射之。重昌中丸而斃。其餘將校死者無數。而城益固不拔。此日我軍死傷者。三千餘人。而賊傷者。僅不滿九十人。○菊池純曰。當耶蘇徒據嶋原煽亂也。以烏合之兵。嬰蕞爾孤城。拒鎮西侯伯大軍。殪關東軍監于攢丸之下。扞禦兩歳。至糧盡力屈。不可復爲而後駢首即戮。何其賊勢猖獗。一至於此乎。蓋征西之師。將非不勇也。士非不精也。獨所匱者。由將帥之權不重。號令約束。不出一焉耳。夫官微則威權不重。祿小則名望不尊。以不尊之名望。負不重之威權。而俄命以總戎之寄。宜乎西州諸侯。不從其節度。弄兵玩冦曠日彌久。暴師于外。屢致敗衂也。三日。信綱等至嶋原。五日。寺澤賢高來會信

賊乘夜斫黒田鍋嶋營

綏巡視城外。合長圍。苦賊。又召荷蘭人於長崎。命發巨熕於城中。賊兵大困。造土室禦丸。〇二月。城中糧盡。二十一日。賊三千乘夜斫黒田。鍋嶋營。縱火大喊。城中鼓噪助之。忠之臣黒田監物死之。〇賊襲黒田氏營。其良多戰死。事聞於江戸。家光會議三親藩及執政。義直頼房不能對。頼宣進。相慶曰。賊亡無日矣。衆皆疑之。未數日。捷聞交至。果如其所言。後或問其故。曰。凢歒乘夜襲營者。由城中糧盡。糧盡兵飢。不亡何爲。聞者歎服。明日水野勝成亦來會。二十四日。諸將會議於信綱營。氏鐵進曰。苦戰損兵。雖捷亡益。已盍待糧盡殲之。勝成曰。否。賊本烏合。糧食必乏。諸君合圍。一鼓拔之。弗須費力也。信綱曰。善。期以二十六日。是日大風雨。更約二十八日。〇先是信綱營中懸一鐘。以警不虞。既而以謂有諜者撞之。亦足以擾我軍耳。每夜置撞木于枕上。又竊以謂鐵棓木炮。何物不可撞。未必此撞木也。乃聚苞數十枚。約束其鐘。又沈思久之。遂伏鐘地上。繫繩於鈕。以便扛上。未幾賊夜襲吾營。比及上鐘解苞。賊已入塞。竟不爲用云。時長崎

榊原職信挺進植旗城上

原城陷

奉行榊原職直監勝茂軍。子職信從。是夜職信會衆議先登。不決。翌日勝茂率手兵攻城。賊兵力拒。矢丸雨下。其老諫早豐前。奮擊破之。職信挺進。植旗城上。職直望見曰。旗號車輪。是必吾兒。不可不救。乃進。勝茂呼曰。毋使監軍死。麾衆而進。於是諸軍肉薄。四面齊登。悉奪其外城。賊蹙保其牙城。日既晡。諸軍陣城上。黒田忠之謂其老美作曰。功名多爲他人所奪。明日吾將暴尸于城下。不然生不復見人也。美作壯之。俱約死而出。板倉重矩。與石谷貞清。相語曰。亡父内膳。已死於元日之戰。明日吾亦將一死以弔泉下之父。貞清慰而遣之。明日黎明。諸軍進攻牙城。兵都稱十二萬人。黒田氏將。黒田美作先登。火箭霰集。壘柵皆火。時海風四起。焰烟漲天。我軍奪門而入。城乃陷。屠殺賊男

陳佐右衛門時貞伏誅

女三萬七千人。無復噍類矣。細川氏兵陳某斬時貞。而我軍死者。一千百三十餘人。○此日信綱巡視城中。有械而囚者。信綱問其名。則山田衛門佐也。乃命館之。有馬氏初。衛門嘗耶蘇徒起。曲從入其黨。使母逃去。時貞命守城壁。一夕約書于矢。射小笠原氏營曰。臣有老母。在今潛匿某地。願得被宥母命。為內應以報其恩。詒信綱作書。令人復射之。為邏兵所獲。諸魁大驚。欲執衛門戮之。獨蘆塚不聽曰。衛門仁恕。能恤其部下。今而殺之。部下必叛。不如捕而幽之。更兵守壁。以備敵來襲。乃列銃以竢。我軍不覺。至期傅壁。遇銃而敗。及城陷。賊卒欲殺衛門。不果而去。至是信綱命釋其縛。送之江戶。家光嘉其孝義。又賜其田宅。賊徒三萬七千人。而全其首領者。獨山田母子二人耳。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云。○三月。信綱令諸軍毀原城石壁。巡視天草

有馬塚

長崎。梟時貞首級於長崎。瘞賊級二萬於西坂。名曰有馬塚。○

禁錮重次削賢高封

夏四月。信綱氏鐵凱旋江戶。西海諸侯皆就國。家光召寺澤賢高。松倉重次。遂禁錮重次。削賢高封。六月。召鍋嶋勝茂。榊原職直。以其犯軍令。欲罰之。德川賴房聞之曰。嚴令懲後。是戰國之

法。用之今日。則不可。若罪二人。異日誰復效力國家者。家光然之。遂不問其罪。○冬十二月。賜松倉重次死。流弟重利於讚岐。

十六年

○十六年己卯。春正月。徙封松平信綱於河越。武藏阿部忠秋於忍。下總並任老中。

始置大老職

○始置大老職。○秋七月。令諸國嚴禁蕃船來泊。蓋以耶蘇教啓禍亂也。

江戶城火

○八月。江戶城火。殿宇蕩盡。○是歲造蠻館於湊浦。先是。蠻人在長崎者。與里民雜居。至是別居焉。

十七年

○十七年庚辰。春二月。江戶城成。○夏五月。阿媽港船來長崎。家光遣吏讓其犯大禁。捕而悉斬之。燒其舩及貨物。○秋九月。

毛利秀元饗茗

家光如品川別館。德川義直。賴宣。賴房。及僧澤庵從焉。毛利秀元饗茗。供具極盛。秀元成童。為外征元帥。門望皆隆。家光推稱以為老友。○生駒高俊。為政偏頗。士民分黨相軋。家光奪其封。

賜其子某二萬石存其祀後愈削小以八千石列更番麾下○始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吏大河內秀綱者子冐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爲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是歲夏松前宇知浦海溢山壑發火炎焰飛空人畜死傷无筭焦土入海竟生一大嶋

始置勘定奉行

○十八年辛巳春正月江戸桶坊火延焼八千餘家○二月命太田資宗撰列侯以下家譜○秋七月日光多寶塔成先是家光將造塔時嶋田利正以機敏聞家光召問曰銅鐵與石孰堅利正對之曰塔之堅脆非鐵石所能若能修補豐國廟則日光之塔萬世不廢矣家光乃造以石○是歲家光以天草嶋屬肥後使黒田忠之鍋嶋勝茂掌長崎防禦

十八年

○十九年壬午春二月命林道春撰將軍家譜○夏五月定譜代諸侯交代期以六月其在關以東者以半年代焉著爲永制○冬十二月徙松平頼重封於高松頼重頼房嫡子也有故不得立初封下館常陸五萬石至是受殊封

十九年

定譜代諸侯更期

○二十年癸未夏六月朝鮮来聘獻洪鐘寶爐於日光廟○是月會津城主加藤明成有罪奪封封其子明友於石見安濃食一萬石至明友子明英徙于江州水口食二萬五千石列譜第先是明成寵臣堀主水亡命来江戸訴明成十餘罪明成大怒欲捕而甘心之主水奔高野山明成索之僧徒不肯出明成益怒遂請家光曰臣願以國易主水家光令吏至高野捕主水贈之明成明成喜而誅之其妻子匿於鎌倉尼寺明成又遣人捕之寺主怒訴之遂收明成城邑○琉球貢西

二十年

加藤明成有罪奪封

琉球貢西瓜

僧天海沒　正保元年　諸家大系圖成　二年　三年　例幣使

瓜於薩摩。○冬十月。大僧正天海歿。年百十三。○帝在位十四年。
不改元。是月。讓位於　皇弟紹仁親王。是爲　後光明天皇。

後光明天皇 諱紹仁。　後水尾天皇第三子。母壬生院。藤原氏
贈左大臣基任之女。寛永二十年。冬十月。卽位於紫宸殿。時年
十一。○十一月。　天皇始讀書。○正保元年甲申。夏五月。長松
甲府綱重生。○秋七月。諸家大系圖成。納之日光寶庫。○是月。家光
營東照公廟於瀧山。參河附祭田二百石。○冬十月。改元正保。○
二年乙酉。夏四月。以家綱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冬十一月。
詔賜宮號於日光廟。○三年丙戌。春正月。德松綱吉生。○三月。遣
使賜幣於日光廟。後以爲恒例。世謂之例幣使。○是月。柳生但
馬守宗矩卒。子宗冬嗣。○夏四月。小姓髙嶋左近殺小十人赤

四年　明主遣使乞援兵　慶安元年

井彌兵於途。逃入老中松平信綱第。信綱具以聞。家光乃遣使
於信綱第。賜左近死。嶋田正利聞之曰。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左
近好鬭。其及也宜矣。○秋八月。守澄法親王爲日光山座主。座
主　後水尾上皇第四子也。　皇子補日光座主。始於此。○四
年丁亥。春正月。九條道房任攝政。○冬十月。明遣使奉明主及
鄭芝龍書。來乞援兵。家光召三藩老中議之。三藩請往。執政井
伊直孝沮之。議不決。既而聞清兵入閩。芝龍等降。終辭出兵。初
芝龍來肥前平戶。娶田川氏。生子成功。芝龍還明。迎成功母子。
清兵陷泉州。田川氏登城樓自殺。投河水。清兵吐舌曰。婦女尚
能爾。倭人勇決不負所聞也。及芝龍降。成功獨擁衆不降。○十
一月。　詔賜故僧正天海號曰慈眼大師。○慶安元年。戊子春

中江藤樹没

近江聖人

二月。改元慶安。○家光遣使三河大樹寺。修贈大納言廣忠百年忌辰。○夏四月。家光如日光。修東照宮三十三年之薦事。○秋八月。丹波福智山城主。稲葉紀通自殺。初紀通因事誅其家士多。所逮及餘黨大懼。流言紀通謀不軌。隣國諸侯出兵備之。國中相驚曰。隣國兵至矣。紀通歎曰。隣國果誤我矣。剄腹而死。○近江人中江原歿。年四十一。原字惟命。小字與右衛門。號藤樹。高嶋郡人。藤樹篤信王文成之學。先躬行後文藝。毎引四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薫其德。悉為良民。時稱曰近江聖人。○一士人。經過藤樹之故里。欲弔其墳墓。問路農夫。農夫即舍耒耜。徑趨入屋。更著潔服出。士跟之行。既而至墓所。農夫拜掃甚恭。士心訝之。因問曰。爾于藤樹有何親故。而敬禮乃爾。農夫曰。欽仰藤樹先生。豈惟余哉。闔邑皆然。父母每語其子弟曰。吾里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室無忿疾之聲。而有和煦之色者。職由藤樹先生之遺教也。此所以無一人不戴其恩也。士人為動容曰。世稱為近江聖人。吾乃今而知其非虛譽也。即敬拜其墓。厚謝農夫去。○菊池純曰。中江氏積德茂行。筆不遑書。而其尤膾炙人口者。馬大還遺金是也。盗賊為良民是也。而原其所由。皆自躬行上得来者。○可謂得聖學之要者矣。舉世推稱以為聖人。蓋非虛譽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水野勝成卒

二年己丑。夏六月。江戸地大震。官邸市舍。殆皆倒。○秋九月。琉球来聘。○三年庚寅。春三月。東國地大震。○夏四月。家光命六諸侯防江戸城火災。諸侯充防火始於此。○五月。尾張大納言義直卒。子光義襲封。○秋九月。以阿部忠秋為家綱傅。十日。越前一伯卒。年五十七。○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是歳。毛利甲斐守秀元卒。年七十二。子光廣嗣。○四年辛卯。春正月朔。家光有疾。家綱入子城。受諸侯朝賀。○三月。福山城主。水野勝成卒。年八十八。勝成愛人禮士。恒語其臣曰。吾以汝等為赤子。汝等宜以吾為父。嘗出獵。見一人候之。即暴事勝成者。因問曰。聞子仕越前。

大將軍家光薨堀田正盛等殉之

食高祿。何爲復来。其人曰。主公能愛士。臣感其厚遇。故辭而復来也。勝成喜而祿之。後勝成致仕。偶過其家。門已杜矣。怪問之左右曰。彼忤新主命。辭仕而去。勝成大息曰。吾家將不復振。何其吾兒待士之薄乎。抑豪傑之士處事。不肯枉己從人。爲之君者。宜待以優禮。今乃不能然。宜乎其去而弗留乎。○夏四月。家光疾病。召三親藩及執政。遺命曰。卿等輔佐家綱。政事一遵舊章。又特命保科正之曰。善輔吾兒。二十日。左大臣從一位大將軍源家光薨。年四十八。堀田加賀守正盛。阿部對馬守重次。内田信濃守正信。三枝土佐守守重等皆殉焉。○谷寛得曰。秦穆公之奪三良也。詩人刺之。大猷公以既明且哲之資。未及禁焉者。雖白珪之微瑕。實明德之累也。可惜哉。可惜哉。二十六日。以遺命。葬于日光山。二十九日。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廟號大猷。

家光甚敬重祖先

家光幼英偉。家康器之。戒秀忠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爲明將。宜速定儲貳。戒其保傅曰。父必求其子類已。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憾。汝輩勿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家光甚敬重祖先。諸老臣侍燕間。言及祖先事。輒曰。少挨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不輕發之口。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爲側衆有權寵。家光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條對。家光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惶汗而退。更相告警。○菊池純曰。明主之所以爲明主者。在不用其明焉耳。明主而過用聰明。其弊則爲苛察。此亦人君所不容不慮也。大猷公聰明英果。當世不見其匹。獨所憾者。過於用聰明。不克免苛察之累。柱下之言曰。治大國。如烹小鮮。又曰。水至清則無魚。知言也哉。秀忠時。青山忠

信綱造城樓一宵而成
慶安之變

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家光親政。未及復之。而死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晩歳賜邑于信濃。又賜大久保忠季肥前地八萬石。及其子忠任。終復舊封。再鎭小田原。以白父祖之寃。天下悅服。當家光之時。保科正之。井伊直孝等。名臣盈朝。而松平信綱尤稱警敏。家光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工。一宵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至者。土井利勝讓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爲戒。○亂人由井正雪伏誅。正雪駿河由井之人。父業染戶。正雪之幼。父欲使爲僧。正雪不肯。一日讀太閤記。有所感奮。去遊江戶。適有一處士。自稱云楠氏之裔。家傳兵書。正雪從之游。約爲父子。遂冐楠氏。以兵法教授弟子日進。嘗密募造楠氏系譜。及菊水章旗。埋藏之淺間山。至是托

盛火藥於酒榼置之酒肆
弓匠藤四郎與田代上變

靈夢。發開之。自稱楠氏遠裔。竊畜異圖。與其黨丸橋忠彌。欲乘喪作亂。忠彌者長曾我部盛親遺孼。以善槍法聞焉。正雪與之親善。一夕會衆於道灌山。定約束。布號令。謂忠彌曰。卿預盛火藥於酒榼。悉置之酒肆。一肆點火。則闔都烏有。吾亦見火光騰徑火駿府。據久能山。以遙相應。則大事可集也。既而正雪歸駿府。忠彌留江戶。將刻期相發。忠彌慮軍須或乏。請借金於田代氏。因啗以利曰。事成則賞以封侯。田代氏佯諾之。忠彌大喜。又說弓匠藤四郎。以秘計。二人驚愕。即夜馳上變。老中松平信綱。聞其善槍。恐多傷人。直遣捕吏。圍其家。連呼曰。失火。失火。忠彌倉皇登樓。望之。衆乃突入擒之。更遣駒井右京於駿府。捕正雪。是日黎明。正雪東向眺矚久之曰。大事睽矣。既而右京果至。與

正雪伏誅

信綱預知忠彌有叛相

碩儒姦雄肝膽相照如合符節

城代大久保忠成謀遣吏圍之。正雪及其徒八人皆已自殺。賞田代氏以千金。其佗論功行賞有差。先是信綱遇忠彌於和田倉門外。忠彌踞而敬。信綱問左右曰。誰居踞而敬者。答曰。丸橋忠彌。信綱愀然不樂曰。彼有叛相。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乎。彼必將圖不軌。後數月而忠彌就擒。人服其識鑒。熊澤了介。嘗至德川頼宣第。及入見一士人。骨相非凡。相視而不交言。見頼宣曰。某今見一士人。彼何人。曰。渠爲吾講兵書處士由井民部助也。了介正色曰。某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者。他日正雪來曰。某曩日見一士。未知其何人。敢問焉。頼宣曰。渠說吾以經書岡山藩士熊澤次郎八也。正雪正色曰。某熟視其容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初正雪之圖不軌。僞作德川頼宣

承應元年

二年伊丹康勝練達吏務

與賊相交通之密移數通。以煽動民心。既而逆徒伏誅。獲書其家。執政會議。欲召頼宣鞫之。一府騷擾。禍且不測。頼宣入見執政。信綱忠秋取書似之頼宣。瀏覽一過。有喜色曰。此吉兆慶事。又何虞之有乎。何則賊徒假名於外諸侯。以作贋書煽起禍亂。其忘恩規利。或將有與狂謀者。今不假之於彼。而求於我。此所以其速致平定也。將軍幼沖。猶有不霽威。吾今將封府庫奉還封土。又何虞之有乎。聞者服其宏度。○冬十一月。磔丸橋忠彌以下三十餘人於品川。○承應元年。壬辰夏五月。林春齋著王代一覽獻諸幕府。○秋八月。改元承應。○冬十二月。酒井忠清爲大老。○二年癸巳夏六月。勘定奉行伊丹康勝卒。康勝練達吏務。勸農桑通商賈。與民同其利。一時稱爲循吏。甲斐國產小

三年

楮一貫人納金官府。以摧其利。或請增納千金。有司將許之。康勝極論其不可。老中問曰。千金雖微。亦足以資國用。何謂無益也。康勝曰。公等能禦盜乎否。老中怪問之。則曰小楮者。亡上下貴賤皆所須用。不可一日無之物。惟其價甚廉。故上下皆用而不困。今彼欲增千金以奪其利。此不過貴楮價以償之之計耳。楮價一貴。而百物翔貴。小民窮困。勢必至爲盜。群盜蠭起。所在侵掠。公等能禦之乎否。老中語塞。○皇城災。○秋八月。以家經爲右大臣。弟經重任左近衛權中將兼左馬頭。經吉任右近衛權中將右馬頭。並叙從四位下。時人謂之兩典廐。○九月。琉球來聘。○是歲家經命平戶城主松浦鎭信。築熕臺於七處。以備外寇。○三年甲午。春三月。家經奉詔。營大內。課諸侯助役。○

板倉重宗隔障聽訟

秋七月。所司代板倉重宗罷。重宗在職三十餘年。令行禁止。民敬之如神明。每聽訟。必向西遙拜。而後出臨廳事。躬親引春碾茶。隔紙障而聽之。未嘗視訟者面。人問其故。重宗曰。吾聞愛宕神甚靈。吾斷獄。一有不公。神必罰殛之。所以默禱也。抑聽訟之能明。由於心之能靜。心靜則茶之落碾必細。不靜則茶必不細。此吾自驗吾心耳。且夫人面非一。有温柔者。有猛惡者。吾先視其面則未聽其辭。而邪正曲直。先有所偏倚焉。雖然人心邪正。未可遽以外貌卜之。猛惡未必不正。温柔未必皆正。所以隔障而聽之也。○青山延于曰。知勝重之賢而用之者東照公也。從勝重之言而用重宗者台德公也。終始任重宗而不疑者大猷公也。有此君。而有此臣。啓萬世之基宜矣。○菊池純曰。有重宗之心。而斷獄雖不隔障碾茶。何害獄訟不公耶。無重宗之心。而折訟雖日碾茶時拜神。又何補於獄訟哉。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行露之詩曰。雀無角。何以穿屋。嗚呼折訟亦

明隱元歸化

帝惡雷

難哉。○以牧野親成為所司代。命曰。每事必諮板倉重宗。○明僧
隱元歸化。家綱置之於宇治。剏萬福寺。我邦有黄檗派。昉於此。
○八月。尊生母藤原氏。號壬生院。○九月。天皇崩於假殿。壽
二十二。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三。曰正保。四年 曰慶安。四年 曰承應。三年
冬十月。葬泉涌寺。帝英敏宏度。幼而好學。粗通大義。嘗勅
侍講。進程朱新注。講官奏曰。古来進講。必用漢儒古注。帝曰。
擇其善者從之。何問新古。乃講新注。帝常好詩賦。踈斥和歌。
嘗覲後水尾上皇。上皇曰。聞帝好詩賦。不喜詠和歌。然
和歌者。吾朝故典。不可不學。帝乃獻和歌十首。上皇未讀
了。又詠十首呈之。上皇歎曰。如斯則不學亦不害。帝性酷
惡雷。及聞謝上蔡須從性偏所難克克將去之語。豁然大悟曰。

魚戶八兵衛諫火浴

忌雷亦偏矣。朕豈難克乎。一日迅雷。端坐簾外。竢其止而入。自
此不復惡雷也。又嘗病。削額髮服短襖。欲復烏帽素襖之舊。曰。
胡服猶有袖。吾朝何不改此凶服。未果而崩。又嘗欲建聖廟。復
大學寮。亦不果。自持統天皇之喪。始行火葬。世世相承。習而
為俗。帝每歎之。將復舊典。會患痘。醫官誤治。暴崩。而火聖
骸。則至帝而止。初帝之崩也。朝議依舊。欲行火浴。有魚戶
八兵衛者。頗好宋學。以其常出入宮禁。聞之大哭曰。火葬者非
聖主之意也。聖主嘗欲停之。安可以其所惡而送其終乎。遂
奔走仙院後宮。及百執事之門。請廢火葬。從帝意。歔欷流涕。
聞者為之動容。朝議遂從埋葬。○菊池純曰。魚商八兵衛。一匹夫耳。以匹夫之賤。與天下
之卿相。論諍其可否。直言讜議。不小屈焉。以至達其志。亦可以見帝克己之德所涵育也。昔者趙宋之時。蔡京令石工安民

刻元祐黨人碑安民辭曰臣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公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抑魚商之與石工均是賤民也而一以諫止火浴一以固辭刻碑悉出於忠愛憂國之餘令人惻然感悟也但魚商之時名臣盈朝故其所言悉行石工之時權姦縱政故其言終不達亦可以見時世幸與不幸也哉 ○十一月群臣相議迎立

皇大弟良仁親王是爲 後西院天皇

柳田華嵒生書

國史略二編卷之五 大尾

國史略跋

史不可以不文也不文則不足以傳後代也史不可以不直也不直則不足以戒世垂訓也我邦中古以上尚矣即慶元以還史之可以詳世道之沿革考國運之隆替者亦層見疊出不遑枚舉也然其為書或隱諱而不直焉或冗雜而不文焉求其能直且文者盖亡幾矣吾

師三溪菊池先生。嘗編纂一書。上自
後陽成天皇。下至後光明天皇。上下百
餘年間事蹟。凡收之五卷。題曰國史略
二編。世道之沿革。國運之隆替。皆條緒
明晰。瞭如指掌。間附以論斷。其敘事則
雅潔而不冗雜。其書法則明確而不隱
諱。文之與直。蓋兩相得者矣。然則其足
以戒世垂訓而傳後代者。固不待言焉。

雖然先生非絶筆於此。將以嗣纂及近
今也。則欲窺其全豹者。姑付之他日可
也。彥久受先生之提命。及今斯書成。復
徵以後跋。彥不敏不能以發先生述作
之大旨。姑以管見書其後。併以就正焉
云爾。

明治十年丁丑十月

村上彥謹識

苅谷保敏書

明治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版權御願
同　年十二月廿四日版權免許
同　十一年二月刻成發兌

編輯者　京都府平民　菊池純
上京第廿九區間ノ町御池上ル高田町四百九十九番地

出版人　京都府平民　藤井孫兵衛
上京第三十區御幸町御池下ル大文字町五百四番地